

集二第

1984

現代史料

篇下

舊



現代史料

第二集



下

科學分庫



史大林奪取中共領導的經過

迪人

△陰謀赤化國民黨

史大林本是個不學無術而陰謀狠毒的小人，迨列寧於一九

二二年病死後，史大林便利用其為列寧秘書的地位，拉攏和收買一般黨中的下級幹部，作為吶喊的工具，並將一個無實權的技術書記漸漸擴大成為總攬一切大權的最高職位。同時為了打擊反對派，為了要得國際共產黨的擁護，史大林的侵入中國共產黨，企圖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但這只是一般的，主要的則在利用這種政策分裂中國共產黨並藉以拉得自己的走狗。果然，這個政策由國際代表提到中共以後，中共內部便起了分化，發生了反對，中立和贊成的三派：當時李守常等是反對的，譚平山等是贊成的，而陳獨秀等則動搖於反對和贊成之間。雖然如此，却因史大林在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中勢力的增漲，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壓力下，搖動的

國立中央圖書館



1513499

255

100736589

陳獨秀等固然見機，即反對的李守常等也不得不屈服。也就因為這種原因，譚平山得當國際執委，陳獨秀得繼續中共總書記，而李守常則終其身屈於北平一隅。當然，這還是史大林奪取中共領導權的第一次嘗試。

△一脚踢開陳獨秀 在派別的對比上說，史大林在蘇俄共黨中是中央派，而陳獨秀在中共方面也一向保持着中央派的立場。雖然中共中央派與史大林不是直接的系統，但比較接近，而且有趨於直接統系的可能，這是史大林的看法，陳獨秀之能始終保持中共總書記地位其故亦在此。可是陳獨秀在組織上與史大林雖然保持着不即不離的地位，然而在政治上却不能像史大林那樣善於變化，這不僅是因為陳獨秀在政治上多少受有傾向於右派——布哈林派的彭述之的影響，而且也是因為陳獨秀在性格上的倔強。一九二七年以前，史大林的策略是拉着布哈林派，打擊托落茨基派。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後，托落茨基派已被史大林派打下台了。史大林為要回轉頭來打擊布哈林派，於是就激劇的左傾。利用昨日托落茨基反對他的理論今日來打擊

布哈林，在中共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和戰略上也因之有顯著的改變。這就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國際代表羅易拿給汪精衛看的第三國際第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上一反向日始終聯合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完成北伐，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以及共產黨應避免一初左傾革命主張；認為共產黨應作奪取國民黨領導的準備，及時的派遣兩萬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的軍隊中奪取軍隊的領導，及時的武裝五萬工人以作壓制國民黨的反抗等等。可是陳獨秀拒不執行，將其公開於汪精衛，並爲了表示無他起見，自動的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然而當時國民黨既發現了第三國際的陰謀，認爲共產黨的存在終將爲革命之害，與其遺害於他日，不如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將其剷除爲是，結果在共產黨陰謀政變發動之前，便毅然決然的實行清共。中共失敗以後，在莫斯科一切反對黨都向史大林進攻和責難，而史大林也就於氣惱之餘將陳獨秀撤職，惟希望其能悔改前非，盡忠於己起見，故有召其赴俄聽訓之舉。不意陳老頭兒火性未消，堅不應召，這是很出乎史大林意料之外的，

可是也就因此，陳獨秀一蹶不振，永遠被拒於共產黨大門之外了。

△瞿秋白不受抬舉

瞿秋白與彭述之同為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於一九二四年

畢業回國，彭述之因傾向於布哈林之故，得一躍而為中共宣傳部部長，而瞿秋白雖其學力較彭某為強，但因傾向於托洛茨基之故，致回國後一無所獲，僅為解決飯碗計，在上海大學弄得一社會學教授之職，後得李立三陳延年等援力補為中共執委，直到中共五次大會，在鮑羅廷的援助之下，因余飛鄧中夏尹寬等的擁護，得正式當選為執委並膺得常委一職，然不過備諮詢而已，大權仍操在獨秀述之手中也。及至史大林左傾陳獨秀撤職，瞿秋白即一方面向史大林做媚眼，一方面與李立三向忠發等組織新中央（即所謂非常委員會），完全接受史大林的左傾政策。「八七」會議，由於羅米那茲（當時國際的中國代表）的推轂史大林的允可，得選為總書記兼政治局主席，較之昔日屈居下僚，真有甘苦之別。不過，瞿秋白到底是個書獃子，頗不了解政治上的訣竅，當時史大林因為各反對方面的責難，為了挽救頹勢和威信起

見，故說中國革命不但未失敗，反之正轉向於直接革命的高潮，中國共產黨必須作實際行動的準備以應此革命高潮的需要。這種悅耳的鬼話，可是瞿秋白因為坐在上海英租界上，也不知道大勢如何，聽了誤以為真，於是就繼續不斷的定出秋收暴動呀，春收暴動呀，以及什麼什麼的暴動呀，並為討好史大林起見，在廣東製造一個特別大的暴動，以作史大林詭辯的根據。然而結果不但未獲得史大林的嘉獎，反而將其黨的一點殘餘實力完全毀滅無餘了，史大林見這傢伙太糊塗得莫名其妙，便將他和中共的其他頭兒腦兒都叫到莫斯科開一個大會，這就是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一般代表都向瞿秋白潑冷水，大批評其盲動主義的錯誤，其中叫得最響的要算李立三向忠發。而史大林本來是盲動政策的著作者，現在盲動政策既成了衆矢之的，於是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瞿秋白身上，也跟着大家將瞿秋白罵得狗血淋頭。結果就是苦了書獃子一個人，蓋有苦說不出也。大會後，向忠發因為在大會上為史大林特別出力，同時得着中大校長的吹噓，便當選為政治局主席，而瞿秋白則

以中共駐莫代表的名義留在莫斯科聽史大林的訓誨。

△向忠發沒有狗命 向忠發本爲一船夫，在「二七」大罷工時代，因爲拍上了

施洋（施洋是「二七」運動的領導者），後由施洋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的前身），當時在共黨中，差不多都是些知識份子，工人出身的頗難多得，然共黨卻是以工人政黨相標榜的，都祇想拉得工人以爲護身符，如此這般，向忠發却成了共黨中的大兒，一帆風順的做到湖北總工會委員長，於一九二八年莫斯科開國際職工大會，向忠發即以中國職工代表名義去莫斯科，後又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因爲史大林根據陳獨秀瞿秋白兩次教訓，認爲要想把中共一步都不鬆的抓在手中，惟有將其完全留聲機化。故將向遴選爲中共政治局主席，蓋因其頭腦簡單忠順和馴羊，便於操縱也。不料頭腦同樣簡單的史大林也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而事情却正是另一面發展，這就是向忠發做政治局主席以後，史大林不但不能完全抓住中共的領導權，反而在李立三的操作下將中共送到半托落茨基主義的影響方面去了。

李立三是個頗有野心的人，以前在獨秀秋白的淫威下，無法施展，而今的向忠發，他是認識得很清楚了，於推翻秋白之後，他即乘機取得常務委員的資格，並為政治局主席團之一，他利用這種地位大展身手，逐漸的將黨中大權從向忠發方面移於自己手中，最後取得了「太上」總書記的地位，而包辦黨中一切，同時在政治上逐漸的傾向於托落茨基主義，這樣一來，與史大林包辦中共的志願完全背道而馳，史大林於聞聽之下，一方面大罵向忠發不中用，另一方即命中大校長米夫火速派遣得力部下到中國來挽救危局，並由這般嘍囉帶一反李立三大綱回來，在下級播散反李立三的種子，以為打倒李立三的準備，而向忠發當然沒有繼續坐主席交椅的希望，不過在其撤職前即被捕，想做走狗亦不可得了。

△陳韶玉狗星高照 在史大林的命令下，由米夫派遣到中國來的一批人物，都是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研究院的學生，這些人物，都是吃過好幾年的麵包，受過米夫長期的薰陶是絕對忠於史大林的。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有兩個目的，一是赤化國

民黨，一是訓練一批忠實走狗作爲他日奪取中共領導權的工具，前一目的未達到而已消滅，後一目的在其走狗陳韶玉的完成中共清一色的一點上說，可算是達到了。這次被派遣的共二十八人，其中著名的爲陳韶玉張聞天沈澤民何子述等，他們到中國以後，並不照例向中共中央報到，而遵照着米夫的指示，聯絡一般反李立三的人物如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掀起反李立三的鬥爭，並爲便於宣傳起見，製出一個所謂「立三路線」作爲反對的目標。不意運動剛發動，中共中央即查知陳韶玉等又潛來上海，李立三便來一個先下手爲強，將其留黨察看，於是反立三運動大受打擊。後陳韶玉等即向莫斯科求援，由史大林以解決中共糾紛爲藉口派米夫來中國，羅章龍等在米夫有力的援助下即將李立三打下了台，而陳韶玉等則恢復黨籍，並得米夫的提拔，陳韶玉升爲江蘇省委書記。這裏陳韶玉以一中大學生而獲江蘇省委書記，當然是狗星高照，同時橫行一時的「立三路線」很快的被米夫肅清，在史大林奪取中共領導的過程中也不能不說是空前的勝利了。

△史大林完成領導。雖然李立三本人打下了台，可是他還有很多殘存勢力留在黨的各級機關裏，同時羅章龍，王克全，何夢雄等雖然是反對「立三路線」的生力軍，但究以嫡系，其心必異，史大林爲了完成清一色的領導起見，便命米夫繼續肅清中共的一切旁支別派，務將其淨盡除絕而後已。於是米夫利用國際代表的權力秘密召集所謂四中全会，藉以清除存留於各級黨部的反對勢力。後各派聞訊，羣起反對，並聯合向米夫陳韶玉等進攻，於是米夫於匆忙中假造一國際命令，說國際已批准四中全会，凡是反四中全会的就是反國際，就是反革命，在這樣的高壓和威嚇下反四中全会的聯合戰線破裂了。米夫即利用時機實行黨內狄克推多，將那些堅決反對的份子一概開除黨籍，一些動搖不定消極的份子一律調遣到內部或匪區，同時並遣人向政府警察告密，何夢雄等三十餘人就是這樣犧牲的。這樣一來，一切反對派份子都風流雲散，不是死，就是迷，甚至歷史悠久的瞿秋白鄧中夏等亦被排斥於工作之外。而所剩下的雖然已爲數不多，但清一色了，陳韶玉擔任中央總書記，秦邦

憲擔任青年團總書記，此次中共各部以及各級黨部都是以史大林系最親信的人物擔任各種職務。如此這般，史大林便奪得了中國共產黨的整個領導權。當然，史大林是勝利了，但中國共產黨卻更完結了。

傳共黨非常委員會

我聞

▲前言 非常委員會者，乃中國共產黨各派大門法一幕也。其為時在一九三〇年冬季，聲勢喧赫，盛極一時，其為地，則為全國經濟中心之樞紐的上海，其大頭目則為何孟雄羅章龍王克全徐錫根余飛張金保等不平凡的人物。其為之抬轎的所謂羣衆，則有共黨在上海之各下層組織。其影響所及，則中國共產黨之日趨沒落崩潰死亡的途徑，可說此為一胚胎時期。

▲胚胎時期 當一九三〇年夏季，中共中央總書記，雖為號稱「傀儡」之向忠

發老頭子，實則該黨一切實權，均爲李立三所操縱。不但共黨最高機關之政治局委員諸公，無發言之餘地，卽向忠發亦須唯李之命是從，故李曾在中央公開宣言，「凡是反對我李立三者，卽是反中央，反黨，反國際」的，「朕卽國家」的語氣，引起了全體幹部的不滿。且李氏以爲中國革命高潮，現已高漲到了不得，正需要他們來一個直接革命的行動，換句話說，就是佈置全國暴動。因此，將僞中央取消，而成立一全國行動委員會，積極佈置京滬漢津粵等地的暴動。然仔細檢查，不惟粵漢天津無暴動的可能，不惟李所認爲靠得住的派徐錫根去指揮的南京暴動，遭到失敗，卽在上海暴動的陰謀，亦受到莫大的挫折。因此，共黨內反立三的鬥爭，已於此時種下了根芽，而暗中陰謀最有力者，厥惟王克全何孟雄羅章龍等了不起的英雄們。

△形成時期 何孟雄因爲公開反對李立三的關係，被僞江蘇省委，加何以取消派暗探的頭銜，受到了停止工作的處分。但他暗中與王克全等反立三的陰謀，進行

益趨積極。此時恰好第三國際指斥立三路線錯誤的電文到來，於是此輩反立三路線的英雄們，滿以為從此當更可抬高其在匪黨中的地位，因而更進一步的聯合各中下級幹部，要求偽中央召集全國臨時緊急會議，企圖整個的推翻偽中央，另成立一個新局面。詎料偽中央，亦知彼輩此種陰謀，乃向紅毛子藉口某項關係，只能召集四中全会，紅毛子當允所請，於是，共黨之四中全会，在顧順章率領的特務隊的武裝鎗壓之下，平安地度過矣。

△公開時期 王克全羅章龍等在四中全會上失敗後，乃將彼等組織的非常委員會，向匪黨公開，而以徐錫根為總書記，王克全為江蘇省委書記。其他各區區委，亦先後建立，與幹部派對峙。當時，在全總系統下之各工會各區委的下層羣衆，均傾向非常委員會，以故聲勢浩大，儼然一第二共黨也。

△徐錫根投降 自非常委員會公開，下層羣衆多為之所動。因此，周恩來陳紹禹等恐慌異常，乃採取雙管齊下之策略，以謀對付。一方對王克全羅章龍予以開除

黨籍的處分；一方大出金錢，收買各區下層組織，果然，區委中如沈先定等，乃無條件的投降，而號稱領袖之徐錫根余飛等，亦在利誘威赫之下，宣布回黨，而王克全等益孤立矣。

△王克全脫離。然徐錫根余飛等人，不過是一羣光桿子領袖，故自他們二人投降陳紹禹後，非常委員會尙無多大影響。在「反對四中全會」，「召集臨時緊急代表會議」號召之下，工作進行，依然如故。不意爲時不久，王克全又突然宣布脫離，他是接近下層組織的一個，一旦中變，無異抽去非常委員會的樓梯，使之從天空中，倒栽下來。

△重。整。旗。鼓。時。期。但羅章龍却不因此灰心，糾集一班中下級幹部，又大吹大擂的幹起來。當時，非常委員會的負責人爲孫仲一（書記），羅章龍（宣傳）王鳳飛（組織）李震因張金保許畏三陸迪成七人，而以劉子載爲秘書長。江蘇省委負責者，則爲錢靜安（書記兼閘北區委），楊心源（組織兼滬東區委）劉健（宣傳兼滬西

區委）徐松朋（兼滬中區書）許畏三（職工）此外更由李震因參加，CY負責人，則爲韓酸李平等，聲勢大張。其實際工作之成績，較陳紹禹派而上之，且除上海外，北方以及湘鄂西之匪軍，均有一點關係。但不久，彼輩不惟感到政治上出路毫無，且對羅章龍之閉門家中坐的態度不滿，因此，內部又大起分化，王鳳飛許畏三錢靜安楊心源劉健韓酸等相繼脫離，羅章龍自動北上，杳無音信，李震因又已被捕，湘鄂西匪軍遭到失敗，斷絕關係，以此所謂喧赫一時之非常委員會，已只剩有劉子載等三數人，而呈瓦解崩潰之勢。

△死後復活 九一八事變後，劉子載等三數人，更感到生機斷絕，出路毫無，因是藉口與幹部派政治路線相同，而宣布解散，自奔前途。惟當上海事變後，羅章龍復自北方歸來，劉子載也從杭州來滬，加以李震因亦已恢復自由，此輩梁山英雄，不期而會。聚議之下，見陳紹禹派之日趨沒落死亡，王克全派也大張旗鼓，乘時崛起，彼輩當然不甘落後，於是，又宣告復活非常委員會，企圖活動。聞負責人

爲羅章龍劉子載李震因張金保錢靜安陸迪成李錫園等人，而以李震因爲江蘇省委書記，劉子載爲閩北區書記，陸迪成任法南區書記，錢靜安滬東，李錫園滬西，分頭活動極力。聞其中心口號，爲「反對陳紹禹路線」，「反對王克全小組織」。惟聞各區工作，現尙無多大發展云。

共黨的清黨運動

黑 素

△官·僚·主·義·時·代·的·紀·律·

共產黨標榜着所謂鐵的紀律，其實這所謂鐵的紀律，

不過是上級藉以壓迫下級的工具而已。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共以前，即所謂官僚主義時代，表現着紀律是一種壓迫工具，尤爲明顯。那時候的所謂紀律，實際上對於上級是沒有一點效用的，上級人員無論如何違犯紀律，都可以不受紀律的裁制；可是下級人員如有違反上級人員的意旨（不是違反紀律）的時候，上級就要

用紀律的名義來壓迫下級。

△失○敗○以○後○的○政○治○紀○律○

但自從國民黨反共以後，共產黨一敗塗地，官僚主義完全破產，但是官僚主義時代的所謂鐵的紀律，依然存在。那時新掌握黨權的幹部，借政治紀律的美名，對於不滿意自己的人，加以裁制。這大概是根據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原則，所以那時受政治紀律裁制的人，都是些失敗的人物，例如開除譚平山等。這種政治紀律，在當時是稱為共產黨內的清黨運動。

△開○除○譚○平○山○的○決○議○案○

在這次共產黨清黨運動中，首先被犧牲的，就是譚平山。譚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偽中央臨時擴大會議上被決議開除的，開除譚平山決議案的原文如次：「譚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會後，擔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長，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是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C P而另組第三黨，並向智識分子同志作反對中央，另

組織第三黨的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央的許可，私向汪精衛請假，在請假書呈內，復大罵農運之棘手，與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莫斯科，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個人行動，在九江因爲他和賀龍談話之機，知賀可反張，便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至南昌仍繼續其第三黨的宣傳。在同志中，在國民黨黨員中，其後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而後通知，或不通知前委的舉動。其於屠殺豪紳和沒收等政策，亦時加妨礙其行動。這些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

△張國燾毛澤東受處分 除了開除譚平山以外，同時對於張國燾毛澤東亦予以嚴重處分，關於處分張國燾的決議如下：「張國燾同志受中央常委之委托，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燾同志到九江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南昌事變之後，主張聯絡張發奎，並反對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綱，這些違抗中央

政策和派其往前敵指導使命之結果，反給前敵同志以更右更壞的影響，前委亦因之更加動搖，國燾同志應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處分毛澤東的決議如下：「毛澤東同志爲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秋收暴動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南●昌●暴●動●負●責●人●處●分●

此外，對於指導南昌暴動之前委，除譚平山開除黨籍外，其餘予以全體警告。批評前委的錯誤如下：「八一事變中前委的錯誤：中央政治局決定南昌暴動是四省暴動的一部分，應以農民主力，發展土地革命鬥爭，絕不是希望單純軍事上的行動與勝利，但是前敵委員會的指導在政治軍事上都做成極大的錯誤，仍然是繼續機會主義的舊政策。屬於政治上的錯誤，就是沒有明顯的土地革命及農民政權的政策，不堅決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而徘徊於沒收二百畝五十畝土地主張之間，實際上只是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屬於策略上

的，就是軍行所到之地，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採用屠殺並摧殘其一切政治社會組織完全沒收其武裝的策略，反沿用軍閥「不擾民」的觀念，槍斃了乘機搶掠的農民；再則沒有實行沒收豪紳財產以解決財政問題，却想用舊式軍閥經過豪紳籌款的辦法，以剝削貧民和勞動民衆。屬於軍事上的，就是拘泥於原在武漢預定的軍事保守政策，不由農民較有基礎的贛西直入廣東的路線，而只願避免敵人攻擊，採取農民暴動完全沒有起來的贛東荒涼道路，在瑞金會昌戰勝之後，復不直往南下進取梅縣，惟恐傷兵輜重運輸之困難，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繞道取潮汕，予敵人從容佈置，以致完全失敗。再則從暴動開始一直到潮汕失敗，始終幻想與張發奎妥洽，甚至寫信張發奎聯絡，委任小軍閥的雜色軍隊在南昌暴動的後路，而對於不穩的蔡廷楷部隊不敢採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變，使我們軍隊受很大的影響與打擊，這種指導上的錯誤，徒使我們軍人同志在南昌瑞金會昌湯坑三河壩諸役，很勇敢而決無退却的犧牲了三百多，兵士羣衆亦極其勇敢的受了很大的損失，而結果仍不免於失敗，

此種錯誤的根本原因，仍在前委，因襲着軍事投機的遺毒，不信賴羣衆力量，沒有發動農民創造真正工農民衆政權的決心，完全是一次軟弱的軍事投機的嘗試，違背中央政策的行動。」

▲大批黨員被開除出黨 當時共產黨內厲行清黨，除譚平山以外，尙有大批黨員，被開除出黨，如參加革命委員會之林祖涵，韓麟符等皆是。但是所開除的人，都是因爲私人權利的衝突，並不是什麼政治意見的不同，所以這次清黨運動，實際上是內鬨的另一種形式。

立三路線失敗後之共黨分裂狀況

自從一九三〇年來，共黨因立三路線之崩潰，內部分裂愈甚，當時之共黨幹部，可分爲三大派如下：

(一)中央派：屬於此派者爲陳韶禹，秦邦憲，張聞天，沈澤民，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關向榮等。

(二)非常委員會派：屬於此派者，爲何孟雄，王克全，羅章龍，陳郁，張金保，徐錫根等。

(三)極右派：屬於此派者爲瞿秋白，余飛，鄧中夏，董亦湘等。

此三大派，爲欲奪取共黨之領導權，藉口政治路線之錯誤，各立門戶，互爲攻擊，以勢力言，三派本勢均力敵。但留俄派因接近俄人之故，近水樓台，故得獨操共黨中央大權。至於三大派之中，又可分成若干小派如下：

(一)中央派下各小派：

1. 留俄派：該派以陳韶玉爲領袖，其主要分子，共有二十八人，列名如下：

陳韶玉，張聞天，秦邦憲，沈澤民，陳昌浩，王稼祥，張琴秋(女)，孫濟民，劉琴先(女)，汪盛蒂，傅繼英(女)，徐孝臣，夏曦，唐國符，朱子純

(女)，沈觀瀾，李元杰，楊尙昆，朱阿根，癩頭，王雲程，杜作祥(女)，周賢光，胡文玉，何子述，陳徵明，徐一新，李竹生。

2. 老幹部派：該派主要分子，爲關向榮，周恩來，項英等。張幽齋本屬老幹部派，但已與留俄派妥協。該派基礎力量，多在紅軍中，而在非匪區內，亦多爲該派基礎。留俄派與彼等原不相融，以其根深蒂固，故不敢予以排擠。

3. 立三派：該派主要分子爲劉少奇，羅福垣，丘九，姚曙時，林仲丹，孟堅等，此派另有祕密小組織。

(二)非常委員會派下各小派：此派卽共黨最近發生之右派，其包含之小派如

下：

1. 江蘇派：該派以江蘇爲根據地，其分子有徐錫根，何孟雄，王克全，徐丙根，蔣雲，陳賢平，李富春，張光明，許畏三，沈先定等。

2. 全總派：所謂全總派，即係全國總工會各負責人，如全總羅章龍，海總陳郁，鐵總張坤第，紗總張金保，全總秘書長吳雨銘等爲中堅。彼等基礎，除工會外，尙有華北爲其根據地。此派在立三路線時代，已另有祕密小組織。至今則已正式加入陳獨秀之取消派矣。

3. 新進派：代表此派者，爲孫正，劉子載等。彼等本爲共黨中級幹部，最初並無組織，至去年，方形成一派，擁護非常委員會甚力。

(三) 極右派：以上各派中，惟此派中無小派別。該派主要人物，爲瞿秋白，余飛等，並無正式組織，惟無形中已形成一派。彼等與留俄派誓不兩立，而與立三派有相當默契，自立三倒台，陳韶玉派得勢，彼等亦曾參加右派活動，欲圖藉右派之力，以倒陳韶玉等。後察陳韶玉等有國際代表援助，知參加右派黨外組織活動必遭慘敗，乃急向中央具悔過書，聲明脫離右派組織，以解去陳韶玉派攻擊之口實，而冀保持固有地位。而再圖倒陳韶玉派。不料陳等窺其用意，即不予以開除黨籍，亦

施間投死刑辦法，將瞿秋白調任支部書記，鄧中夏調任浦東區宣傳幹事。以瞿鄧等在共黨中資格之老，認識者之多，而竟調任最下級工作，是無異致之死地，瞿秋白首先抗不受命，避往松江鄉間，最近確已病死。至於余飛已覺悟自新，故事實上，該派已等消滅。

以上所述，僅係指中央幹部情形而言，至於在匪區中，其匪內部派別，更爲複雜，約言之，可分爲實力派，黨權派兩大系統。實力派即握有蘇維埃政權與紅軍軍權之領袖，如毛澤東朱德等；黨權派則爲手無寸鐵，挾黨自重者，其領袖人物，爲周恩來等。至於實力派內部，又可以分成若干小派，明爭暗鬥，暗潮日烈。總之，今日之共黨，實已四分五裂，潰不成黨矣。

河南共產黨底起源

豫人

——河南共產黨之興盛與沒落之一——

△多事的河南 河南位居中央，地當四衝，向為羣醜跳梁角逐之場，近年尤迭遭戰禍，屢為野心軍閥據以稱兵作亂。自劉老表入主中原以來，目下總算勉強相安無事了。共黨鬧遍了中國，洪水猛獸，到處皆是，自然河南也不能在例外。過去，共產黨在河南是大鬧特鬧的，隴海，京漢兩線，開封，鄭，洛各地，無處不有若輩足跡，現在只是躡居豫鄂邊境，依山負水，做着綠林中英雄好漢，過着打家劫舍的生涯，其勢已成強弩之末，然蔓草難除，匪患不止，中原亦復擾擾無寧日矣。

△河南的背景 共產黨曾經為什麼要在河南大鬧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河南有吸引共產黨的環境。河南是個四通八達的地方，地位形勢甚屬重要。南北有京漢鐵路，東西有隴海，道清之雙線，清化，焦作，六河溝一帶有著名的煤礦，沿

京漢鐵路有最新式的紗廠麵粉工業，鞏縣更有規模宏大的兵工廠。共黨既號稱什麼『工人政策』，見了這些產業工人區，自然是要垂涎三尺的，尤其對於上舉兩大交通產業，他們處心積慮，老早老早就在圖謀的，自『二七』以迄於今日，那一天他們不在打算『赤化京漢』呢！

△赤化京漢路 『京漢一線，就是中國的命脈，假如我們能夠把它抓了到手，那麼，中國的命脈，便全在我們老共手裏，我們要『赤化中國』，誰個小子敢說個『不』字！』這是做鐵路工運的共產黨常說的，其野心之大，企圖之狠，不言而喻。

△國民軍與共產黨 但我們要把話說回來，河南客觀的環境，共黨的野心，雖是如此，假如沒有人勾結他，引狼入室，雖是無孔不入的共產黨，要想鑽入河南那未開化的封建社會，我恐怕也不容易吧？這裏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這便要說到昔日稱霸于河南的『國民軍』的當局。自馮玉祥，胡景翼，楊虎城，以至于今日爲勛共而爲共黨所殺的岳維峻，這些大人先生們，在昔日那一個不是『親共唯恐不及』

的健將。尤其是國民軍首領馮祥玉先生，誰人都知道他向日親共的行徑。走莫斯科一趙，就是大批餉械，大批俄顧問，俄軍事家跟來作上客。向加拉罕，李大釗一叩首，就是成羣的C P人員來充作幕賓。在今日人都知道他的親共，不過是『革命的騙局』，然而馮老總是個什麼高明的東西！能夠不上共產黨的當，能夠不爲C P利用嗎！

△親共政策的結果。『好大膽的軍閥！可也想實行我們的「唯物政策」，來騙弄我們！好的，請你瞪瞪尊眼，看看我們的顏色！厲害不厲害！』河南昔日之有共產黨公開活動，今日之有共匪紅軍負固作亂，推究其故，都是老馮當日『親共計策』之作祟。

△共產黨的混沌初開。以上不過說明共產黨以後在河南繁榮鼎盛之原因，稱王稱霸之由來，實則C P在河南之發跡，並不自國民軍那時爲始，其混沌初開，乃遠在民國十二年『二七』罷工之役。當時河南及北方各省都在北洋軍閥吳佩孚統治之

下，國民黨尙未改組，勢力只及廣東一隅。共產黨亦新誕生未久，組織行動更幼稚可憐。二七之前，C P在京漢路上的運動，不過只是個人的活動而已。後來京漢各站組織了工會，纔由幾個熱心工運的人，（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組織一個什麼『勞動組合書記處』的團體。這樣一個近于工團主義的小組織成立後，C P便說這就是他們當日指揮二七大罷工的黨團。（主持該團的人，即李震因，吳雨銘，史文彬等，以後皆成爲C P主角）河南就在這黨團影響之下，由幾個接近工會的青年學生，在鄭州，洛陽，信陽各地。組織了一兩個什麼『互助團』，什麼『工學共進會』，（任務就是有罷工時，幫助工人寫文章，散散傳單而已！）這些寶貝似的小團體，以後C P也說就是他們在河南最早的雛形的組織，既是他們這樣說過，（見二七流血記）我們就姑且說這就是C P在河南的起源。

△二七之役 不過二七那一回天大的事，的確是在河南發動的，引起那天大罷工的『京漢鐵路總工會』，也是在河南鄭州開會成立的。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此

事與河南的革命運動有絕大的關係，且略述其經過如此。

△林祥謙之死

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工會委員長林祥謙，他被蕭耀南慘殺的一幕，是人人提起都知道的，事實是這樣的：蕭耀南的參謀長張某，找到了林祥謙，即逼迫林下『上工』命令，林很嚴厲的不允，張乃命劊子手先刺林一刀，然後再問道：『不上工？』林答：『不上，絕對不上……』這時林已入於半瘋狂狀態，堅決的反抗。於是張又令劊一刀，怒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林接着忍痛大呼道：『上工是要總工會下命令的，今天既是這樣，我們的頭可斷，工是不可上的，不上工，不……上工！』張復命劊一刀，鮮血濺地，林遂暈倒。移時，醒來，張復對其猶笑道：『現在怎樣？』林仍切齒，但聲音已經低了。罵道：『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班忘八蛋手裏……』於是張乃大怒，未待林話完，立命梟首示衆。

△鄭州之英雄會

先是京漢路上的英雄們，（李震因，史文彬，劉文松，吳雨

銘，史進才，林祥謙）鑒于鐵路工運之發達，企圖再進一步組織所謂『京漢鐵路總工會』，于是邀約京漢全路各工會代表，羣集于河南鄆州。張旗振鼓，聲勢甚為浩大，轟轟烈烈，振動一時，以是河南軍閥當局，吳佩孚硬一口認定『工運』就是『過激運動』，謂有礙社會治安，表示要用武力鎮壓。威嚇不足，繼之以兵，不問是非可否，即派兵數團，往來京漢各地實行彈壓。工人代表所在之鄆州，尤其被這些軍閥的大兵圍得水洩不通。事情嚴重，人心張惶，各代表觀此橫暴情狀，皆極憤激，認為『集會結社自由』載諸民國約法，吳佩孚何人，膽敢使用暴力干涉，乃派代表赴洛陽力爭。果然，由李震因一番理直氣壯的話，說得吳大帥啞口無言，點頭示可。李震因等爭得勝利回鄆，報章將此項消息一登出，鄆州便天開雲散，安定如故，知總工會成立可期，各代表在街上仍是一搖三擺。

△京漢路工會之成立 詎知及總工會在鄆州『民樂園』正式成立之期，事情便大變了卦！可憐一個剛剛誕生的『京漢鐵路總工會』，頓遭當地駐軍和警察蹂躪得

一場糊塗！總工會既遭摧殘，各代表復被驅逐，請願羣衆尤大遭屠殺！漫天風雨，依然籠罩着鄭州。據說事變之來由，即當地軍警，嚴格執行了吳大帥的密令。代表始恍然大悟，中了吳佩孚的奸計，上了軍閥的死當，各人都忿恨填胸，表示誓謀報復，故各代表回去之後，便鼓動京漢鐵路大罷工，於是『二七』慘案，便因大罷工而發生了！

△大罷工時的呼喊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此次大罷工，乃我國勞動階級的死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我們是爭自由，爭人權！倘若我們不再起來奮鬥，再不起來反抗，則我們永遠受不着人的待遇！我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利益的保護者，但是我們連一點兒集會的自由都沒有，……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要我們的熱血來濡染了！工友們！在打倒軍閥的火線上，我們應該去做勇敢的先鋒隊，只有前進呵！勿退却呵！』

△驚醒了河南民衆
這便是京漢路的衆英雄，在二七鬥爭的狂暴的呼喊。河南

的民衆，自受了這樣一個大刺激之後，便開始自封建的愚昧中覺醒，開始認識軍閥猙獰的面目，素來瞧不起工人的學生，和知識階級的先生們，都漸漸同工人握手起來。其間可看見的，便是『革命之芽』，在河南的羣衆中，在那封建的社會裏日見生長！C P 便乘此機會，派人（最早的要算高鳳和王和波兩人）入豫活動。一方面與京漢路的英雄們（如李震因劉文松輩）相結納，一方設法拉攏各地的學生青年。然此時除在工會外，是談不到什麼『黨』的組織的，所以我們稱以上這個時期，是河南共產黨發跡起源的時期。

河南共產黨底初步運動

豫人

▲河南的五四運動 在二七之前，五四狂潮時代，河南也同各省一樣，有所謂『新文化運動』一個時期的，五四運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抬頭，向着行將

沒落的封建社會進攻的一種表示，故當時河南的新文化運動，也不外是這種表現。內容就是：『打倒舊禮教』『解放婦女』『反抗舊家庭制度的壓迫』『提倡白話文』『主張自由平等』『愛國』『抵制日貨』……這些花樣，不管是書報上的空談，不管是學生小子們的空喊，影響所及，似乎也震撼了那封建勢力極其強大的河南一下。

▲五四時代的人物 當時提倡新文化最努力的，便是開封第一師範，鄭州第三中學與洛陽的河洛中學等三校，做這運動的人物，多半是各校的教員，出身北大，上大，武高的大學生。學生中亦稍有露頭角者，則只有開封第一師範學生馬麟，劉明佛（現爲CY中央列寧青年編者），徐玉諾（後爲文學研究會要角），韓阮波（現留俄）等數人頗有名。但此時所謂新文化運動，其主張其意識與對象，都很模糊，雖有時也干涉到政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是，都不帶多少革命色彩的，至于信仰什麼主義，組織什麼團體，則更談不到。他們唯一的信念，就是『愛國』，

唯一的組織，就是『學生聯合會』。要幹起來的時候，對內就是『罷課』，對外就是『請願』『游行』，一動就是幾千百個學生，個個手裏拿了紙旗子在街上飛跑！這就是河南的學生運動，也就是中國各省的學生運動。

△新的刺激與新的轉變 不久，五四的浪潮過去，『二七』的暴風雨到來，這新的刺激，便明白的教訓了河南的青年。他們從此纔有新的轉變。一方面知道了國內的軍閥們，都是些壞蛋！向他們請願救國，實在是不中用，一方面認識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原來在一無知識的工人中，居然也有林祥謙那樣的人；區區的幾個鐵路工會，居然也表現那樣驚人動衆的勢力（指京漢鐵路大罷工事），可知要幹什麼運動，工人學生實有聯絡之必要。組織也實在是要緊的，政治是萬不能參預的，『軍閥』更應該要把他們打倒……於是共產主義的初步運動，便在這些青年心中漸漸生長出來。

△C.P.的啟蒙運動 適此時，有兩個在北大畢業學生馮品義劉天章，回到了河

南，同時上海大學也有一個美術科學生李其吾回去。馮劉在北京，皆曾親身參加過五四運動，回去河南後，馮即任教第一師範，劉則居軍政界要職，李其吾在開封，亦與其友人陳繼武合辦一藝術學院。馮劉李，據說都曾經在北京上海加入過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彼此懂得的革命花樣，雖尚不多，可是什麼S Y，什麼新潮新青年，什麼陳獨秀李大劉……這些事事物物，他們多少總是接觸過一點的，所以他們回去河南後，也就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腦袋裏所有的貨物，通通拉了出來，向學生們宣傳，向社會鼓吹：『要革命啦』『參加政治啦』『要打倒國內軍閥啦』『要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啦！』當然，不消說，這些很新鮮又中聽的言語，是很受一般青年學生歡迎的，所以不久，馮品義與李其吾，都得到開封多數學生的擁護，尊之為『新入』。再由C P派來的人們，替他向各方面勾通，把一師，一中，藝術學院的革命分子一拉攏，共同組織一個『河南青年共進社』（即河南C Y的前身），河南的青年運動，也就勉強可觀了。

▲共進派的活躍 迨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國民軍興，中山先生北上，吳佩孚在河南的惡勢力完全坍台，影響所及，河南革命空氣爲之一振。共進派的青年，便大大地活躍起來，組織也頓時擴大，由開封一隅普及到鄭州，洛陽，新鄉各學校，各地都次第成立共進分社。對於京漢隴海各路的工會。也有了相當的聯絡，鄭州各工人區域，另外又組織有工學互助團，河南的青年運動，遂蓬蓬勃勃，極盛一時了。

▲華北的廣東 自後，北大，師大，上海大學的豫籍學生回去者日多，河南的革命運動，益有進步。劉天章且于此時，受胡景翼的任命，在國民軍中組織大規模的學生軍團，黃埔學生在該學生軍中任教官的，（大都是C.P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份子），都公開向學生宣傳革命。樊鍾秀的建國軍也乘此時在開封組織國民黨特別黨部，公然樹起『青天白日』的黨徽，京漢隴海焦作各處工會，也大都乘機恢復起來。同時國家主義派，研究系，政學系以及各種各色的官僚政客，也都如蠅逐臭的

來到河南活動，以故向來暮氣沉沉，充滿軍閥惡勢力的河南，一時便變成了『華北的廣東』，熱鬧非常。

△C.P.大舉入豫 斯時也，共產黨一批兩批的黨徒向河南派去，向工人區域，向國民軍中，大找插足地。同時國民黨的大老要人，也常常出入于國民軍中，同胡景翼岳維峻輩拉攏。洋共產黨的高鼻子，也因馮玉祥的聯俄政策，三三五五來到河南，同國民軍當局拉手。C.P.便利用這一切機會，在河南大肆活動，到處作半公開的宣傳，國民軍中，京漢路上，無時無地，不看見若輩的踪跡。

▲扯下五色旗換上紅旗 在中國各省，似乎都是先有國民黨，然後有C.P.的，C.P.不過是夾在國民黨中做他的活動，國民黨就是C.P.的保護者，C.P.就是國民黨的寄生蟲，在當日的河南，則大不然，C.P.是從來不借重國民黨的，他們內有高鼻子的說話，外有馮玉祥做護符，天大的事，他們都不怕，當日他們在北方，就是『扯下五色旗，換上紅旗』，也是沒有什麼的！

▲三巨頭三分天下 先是國民軍方興之初，C P覺得河南工運，軍運之重要，乃調共黨要角王若飛（任河南特派員）彭澤湘（任軍事特派員）去豫相助李震因（京漢路總工會秘書），王彭到河南後，即與李氏會齊，共開『三巨頭會議』。當日這巨頭會議最大的決議案，便是三人三分河南的天下，規定王駐開封，專辦全省C P黨務，組織事項。李坐鎮鄭州工會，指揮京漢隴海的工運，彭則往來鄭洛開封各地，主持國民軍的軍事工作。從此以後，河南便是C P的天下，表面上固然是國民軍的統治，實際處處都受這三巨頭政治之支配。

▲鐵總大王李震因 國民軍當局，因與加拉罕李大釗早有默契之故，凡是遇到重大事件，都要請教于王彭李這三位巨頭的。尤其是關於交通運輸上的事，你要不來向這位鐵總大王秘書老爺李震因請示，就包你在鐵路上到處都要遇到阻礙。王彭兩巨頭的魔力，則似乎沒有如是之重要，當局要來要求他們的事，多半不外是請他們向高鼻子顧問，轉達尊意，要錢，要軍械，要他們竭力幫忙。

△花·花·公·子·彭·澤·湘 三巨頭中最大的一個巨頭，表面上當然是要推王若飛的。其實王若飛這個人，鐵總大王李震因，早就把他不看在眼裏的，只因為他是中央派來的人，高興時，不妨略同他敷衍一下。彭澤湘，只是一個揮金如土的，浪漫十足的「花花公子」（但並非說他無本領），他對於一切，都是滿不在乎的，只要有錢給他花，國民軍有風頭給他出，他是沒有什麼不滿足的。他對人的態度也是這樣的。

△好·擺·臭·架·子·的·王·若·飛 比如後來，王若飛與李震因因爭霸發生了衝突，老彭就居間大做其好人，大收其漁人之利。王若飛多把錢他用，買通他，他就說王好，李震因請他吃一頓西餐，拉他頑一回姑娘，他又說李好。但他却不是個貪污壞蛋；他只是對於一切都滿不在乎而已！只因為他是這樣一個馬馬虎虎的人，所以在河南的C.P.同志是沒有不說他好的。但也不過是與王李比較的好，王為人好自用，又好擺臭架子，李則陰賊險狠，存心巨測，只有彭公子纔落落大方，尙像個做領袖的樣。

子。

▲京漢隴海的工人 初在三巨頭支配之下的河南，C P在運動上的表現，是這樣的：

工人運動，不消說，李震因，劉文松，史文彬都是欺騙工人的老手，做工作都很有經驗的，很努力的，自國民軍趕走了吳佩孚之後，在河南範圍內的京漢隴海兩路，便是他們工人稱霸稱王的天下！從前有工會的，只限于鐵路區域，現在各縣各地的產業工會與手工業工人都組織了起來。不久，河南全省總工會，也在開封成立了。

▲軍隊中的C P團體 軍事工作，在當日尙在試驗中，一般C P的軍事工作人員，倚賴着高鼻子與國民軍到處耀武揚威！最帶C P的色彩的，爲劉天章所領導的『學生軍團』，該團的軍官，教官，大抵都是C P的中堅人物，學生多出身苦寒，大半都受C P麻醉。其次則爲各軍師旅團的『革命軍人俱樂部』（即C P在

軍中組織的外形），C P最初自上海派去北方的，所謂『北上軍事運動十人團』，大都散佈在這些俱樂部中。軍事上巨頭彭澤湘，除指揮計畫上舉這些工作外，便是在北京河南間，替高鼻子和岳維峻跑腿！很盡走狗之勞。

▲民衆運動的發展 一般黨務，及民衆運動（包括農民運動），自王若飛到河南後，數量上都是日新月異的發展！這是一半要歸功于國民軍的扶助，使C P得在公開的環境中，從容進行他們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一半也因為指揮的得人。王若飛這個傢伙，本是個稍有小才，尤其富有吹拍才幹。他為人雖不見得好，可是他對於計畫工作，是很不錯的，他到河南不及兩月，就把內部組織，及各種運動，都做得很有起色。本來是偏于開封一隅的青年運動，他來後就組織到鄭州、洛陽、新鄉，衛輝，信陽各地，尤其是農民運動，簡直有着普遍的發展。

『誰說我王若飛不行，C P中如我王某其人，又能有幾多呢？』這是後來王巨頭同李巨頭爭權時，自誇自吹的大言。

△李·大·劍·到·河·南· 此地且按下河南三巨頭，說到另一C P大巨頭。便是在胡景翼死後，河南正有些變故的當兒，于右任先生邀了C P的大好老李大劍到了河南。這在當日，似乎還是落後的河南，居然有這麼一個赤化大家到來——並且說是來觀光，這真是好像是一件很驚人，又很出風頭的事。

△于·右·任·與·張·繼· 同時于先生當日也是著名的赤化的上海大學的校長，又是前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也是一班河南老俦所聞而震驚的。

而且還有一位先李于而在河南的張繼先生，張先生也是老同盟會一個頂天立地的脚色！昔日與孫總理，黃興大元帥齊名的大人物。

恰巧又是三巨頭。可見當日的河南，巨頭真多！不過前三巨頭，三人都是赤佬，此三巨頭，却只有一個半C P。——一個半云者，就是說李大劍為一個，于先生好像是半個。（當然是假定的，笑話）半個者即吳稚暉，所謂「準共產黨」之謂也（當然也是笑話）。

▲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李大釗到了河南之後，第一天鬧的把戲是，國民第二軍長岳維峻，在督署大設歡讌。宴會中高鼻子坐個滿堂！中國陪客，除了岳維峻東道主，就只有張繼，于右任，劉守中三位。高鼻子們不把旁人看在眼裏，大家爭着上前和李大釗碰杯，岳軍長也一時眼紅親自上前敬酒，李先生長，李先生短，小心又小心，殷勤又慇懃，無非是受了馮玉祥和C P的騙，想用這區區的杯中物，換着一些洋貨實惠。說來真正可憐又可笑，當時他若知道今日，我想他也要說一聲「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吧？！

▲歡迎會上的李大釗 第二天的把戲，是開封各學校各民衆團體的歡迎大會。不消說在歡迎會上，老倂們，小倂們都是伸着頭，引着頸，以先看到這位久聞大名的共產大帥爲快的，演講的常見，也不消說，大家都是打破了巴掌的，滿堂都是拍拍的掌聲，滿堂都是過激的高調，這高調高到幾乎衝破了開封這座封建的城堡！

▲青年們受了麻醉 第三天，第四天……以後都是鬧着演講的把戲，演講，演

講，宣傳，宣傳，轟轟烈烈鬧個不休！幾乎掀動了開封整個社會，空氣驟然緊張而濃厚，李大劍風頭出的十足，河南民衆思想爲之一振

自此共產黨的運動，便在河南大盛起來！河南無知青年學生，都一交跌入C P懷裏，抓也抓不起身！皆李大劍這斷頭鬼之賜也。

河南共產黨底全盛時代

豫人

△河南的五卅運動

李大劍到河南是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間事。他自河南回北京

後，不久，五卅運動崛起，革命高潮到來，朝野震驚，全國騷然！到處瀰漫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到處是學生工人狂暴的叫喊。河南在五卅這高潮下的革命運動，因國民軍的同情幫助，更加鬧得非常熱烈，每個學校；每個工廠，以及京漢；隴海各鐵路工人的集團，只要有國民黨與C P的分子鑽了進去，個個團體，都像火

山一樣爆烈起來！每次在開封大校場舉行的集會，總是如火如荼，人山人海的一有示威或遊行的事，羣衆總是參加的，一行動時，就如塞外的長城一樣，拉長到幾十里；C P分子便操縱其間，乘機大搗其亂。

△國民軍參加運動 據說革命全盛時期的廣州，每次舉行羣衆大會，到會的羣衆，常只見無數戴斗笠的工人，很少有穿長衫的學生，河南則還有學生，那時的學生，較工人更加盲從。又各省各地參加革命運動的，常只限於工人，學生，婦女；而在河南則有一個特色，便是每次舉行羣衆大會，都是大隊兵士參加。在各省當然有時也有軍警參加，但他們絕對不是參加運動，而是干涉羣衆的行動，常荷槍實彈追隨於羣衆之後，向羣衆示威，鎮壓羣衆。當日國民軍參加羣衆運動，則完全不是如此。在表面上，他們是自動來參加，他們的目的不僅是來幫助學生工人；他們的行動，有時且比學生工人更勇敢。但在實際上，乃是慄於共產黨的殘威。

△豫人對C P態度 當時河南既是這樣一個環境，狼心的C P 當然要抓着這

個機會，抓着羣衆大幹一下，故在河南五卅烈士追悼會上，C P的人們是公開活動的，公開派代表演說，公開散發傳單宣言，公開唱國際歌，公開用紅布寫標語輓聯。這一切一切都是C P自眩身價，煽惑羣衆的無聊手段；在河南人是看慣了的；實在看得太厭倦了！『這就是所謂「共產黨」嗎？哈哈，這花樣，這把戲，又有什麼了不得？』這便是當日一般河南人，對待C P的態度。

△陳獨秀與豫陝區。可是C P却利用了這個環境，漸漸地擴大了河南的組織。

自李大釗回去向他們的烏中央作了一個詳細報告之後，陳獨秀認爲河南赤化運動有加緊擴充之必要，同時陝西方面也有一樣的情形；於是陳便下令，劃定河南、西爲豫陝區，並限定『豫陝區委會』即日在河南成立。又指定於豫陝區下，正式成立『河南省委』與『工委』『軍委』等。但所謂中央特派員，則仍不取消，作爲承上接下之用。（實則因王若飛爲陳親信，故令其延長不倫不類之任務。此舉可謂老陳後來自植私黨的張本）。區委是兩省最高機關，總理豫陝一切，人員上海派去。省

委，工委，軍委的人員，則由區委與特派員商同指定，於是C P又派了大批暴徒要角到河南。從此三頭政治的河南，便變為多頭政治的河南了。

△C P在河南的組織及人員 五卅後的河南，是河南共產黨的全盛時代！C P在河南的組織，人員，約如下表：

一 豫陝區執行委員會：

陸沉（書記）；李求實（秘書）；彭澤湘（宣傳）；唐際盛（組織），王若飛（特派員）。

二 河南省執行委員會：

范易（書記）；張和尚（組織）；王含英（宣傳）；馮品義，王克新，張飛帆，熊味根。

三 河南青年團執委：

王克新（書記）；劉明佛（組織）；馬培義（宣傳）；馬麟，韓沅波，李其吾，李

培澤(婦女)。

四 河南工人運動委員會：

李震因(書記)；劉文松(兼河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史文彬(兼隴海鐵路總工會委員長)；馬文顏(河南省工會秘書)；王和波(幹事)；馬玉甫(幹事)；王若飛。

五 河南軍事運動委員會：

彭澤湘(書記)；王若飛，劉天章(學生軍團書記)；楊子江、江尙師(幹事)。

△外來的C.P.征服了河南。以上這批大同志，小同志，大抵都是從上海派去

的，以出身北大上海大學爲多。河南本地的土貨，所佔地位都是在他們下層的，人數亦不多。外來的C.P.，力量大有可征服河南C.P.的光景。外來的大同志中，如前述王若飛，彭澤湘外，陸沉，李求實，馬玉甫等人，當時並不十分露頭角，後來却都成了共產黨的重要人物。

△老婆同志——陸沉。陸沉，據說是今日取消派數一數二的大頭目。但他在河南並不是用陸沉那個名字，而是用「莊籍生」的化名；不但化名，而且是化姓。他改姓莊者，就是借用了他老婆莊女士的尊姓。故當時人有知者，都笑他是愛人的兒子，戲稱他是一「老婆同志」。但實際上，他老婆却是個小矮得可憐的女子，他却是一個拉長的大漢，他的老婆站在他身邊，就同普通的人站在大世界長人身邊一樣，是畸形怪狀的，絕不相稱的，我們要倒轉來說，陸沈是他老婆的父親，倒真是有些像呢。

△小白臉李求實。李求實即李偉森，就是前年喧傳一時的所謂五個左翼作家中之一個。他是C P中一個小白臉，一個十足的書生！在中國青年上做了不少的文章，也頗有點小小的文名。當時在河南；他是與陸沈並駕齊驅的兩個紅人。後來到廣東湖南，在在都出了一些風頭。可是近年來上海，却老不得意，最後且加入托派反對幹部派，故其死後，幹部派一方面借他的名字宣傳，一方面却又暗暗地罵他。

△小幹事——馬玉夫 馬玉夫當日在河南，乃是一個小而又小的卒！雖則名列工委；可是做的不過是河南總工會一個小幹事。不意後來在上海，卻大出風頭，做上總委員，做江蘇省委，做中共部長，一步一步的高升。幹部派譽他是：「真正無產階級領導者！」取消派也恭維他是：「唯一道地的工運的組織家！」可是這個領導者，這個組織家，現在卻做了共產黨的勁敵。

△三大計劃的把戲 C P自從在河南成立了區委之後，組織似乎日漸擴大(?) 勢力也似乎日漸澎漲(?) 陸，李，王，彭共商之下，覺得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此日不爭中原，更待何日？此時不赤化河南，更待何時？」於是就有所謂「三大計劃」的決議案。三大計劃者，即第一步「赤化京漢路」，第二步「赤化國民軍」，第三步「赤化開封各學校」是也。

△有名無實的工運 這三個赤化河南的大計劃，後來在事實上，表現的成績是怎麼樣呢？

第一步，赤化京漢隴海的計劃，在表面上，的確是像煞有介事似的！據李震因說：他們所以要下死力做鐵路工人運動者，其意即在壟斷全國交通，斷絕中國的命脈，一旦軍閥內戰爆發，便可藉此制軍閥的死命！豈知事乃大謬不然，後來國民軍失敗，吳佩孚靳雲鶚再起佔領河南的當兒，C P的工運不唯沒有表現這種力量，在交通上打擊了吳佩孚，幫助了國民軍，而且適相反，他們工人同國民軍，在京漢路上都被吳佩孚趕的飛跑！可見河南當日工運，只是有名無實，不過是李震因瞎吹牛皮而已。

△驚人的(?)軍運 第二步，共產黨在國民軍中的工作，也是同工運的花樣一樣。表面上看去，是很有些驚人的。據彭澤湘的報告，似乎真是赤化了國民軍，實際却是騙人欺己！當時在河南做軍運的人，是些什麼鳥東西，這花花公子，那裏行得！譬如那時號稱軍運的能手常某，便是一個十足的貪污小官僚，他吃O P用O P都不要說。可是還要從中大揩油。老是一方面向高鼻子伸手，又一方面向國民軍當

局要錢，弓富魁罵他是蠢豬，鄧思成把他當小老婆，胡景荃叫他乖乖，他都滿不在乎！回頭且向彭公子報告，他是在努力做軍事運動。其餘如劉天章，徐慧智輩也是這樣，借了C P的招牌自己做官發財。也不要臉說是做軍事運動，總而言之，C P在國民軍中，因彭用人不得當，始終是沒有一點成績的。後來國民軍一打敗仗退出河南，C P的分子也只有雞飛犬走的而逃跑。

△反國家主義的學運。第三步，赤化各校的計畫，那倒似乎有些實際的（？）

C P在河南做的學生運動，是北方各省都不及的（？）不過也只限于開封、鄭洛一隅。國民軍在河南的當兒，學生的環境都很好，既沒有軍閥的壓迫，言論集會都很自由，又沒有學閥教棍敢壓迫學生，要鬧學潮也是無從鬧起。在這種無事可做的當兒，C P只有天天教學生做『反國家主義』的工作。在一師，在女師，和在河南大學，C P的學生總是借着國民軍的幌子，鬧着這一套把戲，第一次的運動是反國家主義，第二次也是反國家主義，第三次也依然是反國家主義。在這種『老是反國』

的高潮之下，弄得一班國家主義的「獅子狗」，無處安身。風潮一起，就只見一批兩批的獅子狗們悄悄地夾着尾巴逃走。

△王國裏唯一的一個驕子。此時C P在河南的特色，便是到處可以利用機會作公開的活動。只要他們願意去幹，各方面都是毫無阻礙的，軍隊中有人替他說話，政府中也有人替他打招呼，各地國民黨都在C P手裏，省黨部也全由馮品義劉天章幾個人操縱包辦。只要是C P的尊意，經高鼻子一說，國民黨的那些寶貝是沒有不答應的。假如我們可以說當日河南就是國民的王國，那末，共產黨便是這王國裏唯一的驕子！

△誰人都知道這赤老。所以C P這位驕子，因為有上舉種種保護，他們在河南的設施，一切都是公開的：

誰人都知道，省立一師，藝術學院，是共產黨的大本營！

誰人都知道，鼓樓街河南書店，是共黨的宣傳機關！

誰人都知道，西關外齊魯公園，是C P公開集會的場所！

誰人都知道，馬一營學生軍中，是赤化分子往來活動地！

誰人都知道，龍亭相國寺，是普洛赤老的娛樂場！

至于工會農協更不消說的，裏面挂的都是紅布，布上寫的都是『斧頭鐮刀』的鳥花樣！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是『赤化的王國！』

△穿破皮鞋的稀客 那王國的門前，整天都是熱熱鬧鬧的；工裝，西裝，學生裝，中山裝，挾皮包的，拉手杖的，穿破皮鞋的，留拉長拉長的頭髮的，那些，那些；進進出出的人，誰人也知道，他就是我們貴地的稀客……。

凡是這種稀客，在開封城內一上洋車時，只要說一聲：『南關』。乖巧的洋車夫，便馬上就拉了你到『河南省總工會』停下，是從來不會弄錯的！

△總工會開幕戲 我似乎還記得『河南全省總工會』正式成立那一天的情景，那真是河南開天闢地未有的熱鬧！

紅布的標幟，一直從開封火車站掛到城內，滿街都是恐怖的紅光，到處都是可怕的紅色，在在躋滿藍衣的工友，紅紅綠綠的傳單，文告，都在他們手中散發，散發，徧處散作蝴蝶飛舞！一時，南門大街上，馬一營前，車馬水龍，人山人海！都爭着向總工會去看「西洋鏡」！

總工會的屋頂，樹着表示殘殺的血一般紅的旗幟，門首復張着：「全世界××××××起來！」似通非通的標語。禮堂高懸着「總理」「列寧」「馬克思」的遺像。開會時，學界，軍界，商界都一齊到！岳維峻，樊鍾秀，胡景翼，李紀才，鄭思成等等軍政要人，為情勢所迫也曾參預過盛典。

廣東區委的黃金時代

周福珍

△黃金時代的年月 自有共產黨以後，廣州始終是一個重要區域，尤其是廖仲

愷被刺（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以後，以至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十五年十二月七日）這一時期，可說是廣州共產黨的黃金時代。

▲廣州共產黨的組織 那時廣州共產黨的組織，最高機關是廣東區委。廣東區委不僅是廣東全省共黨的指導機關，而且同時指導廣西黨務，實際上是兩廣的總機關（十六年五月共產黨五次全國大會以後，區委改爲省委，廣西另設省委）。區委以下，本有各縣的縣委，而廣州市則有市委，市委之下爲各支部。

▲神祕之街神祕之樓 廣東大學門前的文明路，在廣州是被稱爲神祕之街的，而文明路七十五號的那座高樓，則被稱爲神祕之樓。這座神祕之樓，就是共產黨的廣東區委。七十五號的隔壁七十七號，則是CY廣東區委。七十五號是一個三開間的三層樓，樓下舖面，開着一個皮匠店，樓上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那時共產黨在廣東是半公開的，廣東區委門前雖然沒有掛着金字招牌，但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凡，一望而可知非尋常地方者也。

▲官僚式的傳達處 一跨上這神祕之樓，扶梯跟頭就擺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擺着一本傳達簿，旁邊坐有一位工人，管理傳達事宜。除了區委職員以外，上去的人，都要填會客單，寫明姓名籍貫，所屬支部（非共產黨不能入內），所負任務（小黨員不能入內），來會何人，有何事務？填得清清楚楚再由另一人送進去，決定會不會。其手續之麻煩，真比見總司令還難。

▲陳延年的天下 廣東區委的書記是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他負有兩廣共黨的總責任，聲勢煊赫，不啻南川王也（延年此時有兩廣王之稱）。不必說了，這神祕之樓，完全是他的天下了。他的辦公室，是在三層樓上的一間小室，門口貼有『書記室』白紙條，裏面有兩張辦公桌，這是他和他的技術書記譚麻子（譚平山之妹）的。

▲神祕之樓的一瞥 經過了傳達處這一度麻煩以後，就可到會客室去坐坐，或直接到各部分去。二層樓有三個大的會議室，此外則軍委，農委，工委，婦委等各

部分辦公室，也都在二層樓。三層樓則爲書記室、組織部、宣傳部等。所有的桌子上，都覆着紅布，真是完全赤化了。至於紅布白字的標語，更是到處皆是，無非是些『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無產階級解放萬歲』！『我們的旗幟——列寧！我們的武具——列寧主義！我們的任務——完成列寧主義！』這一類的東西。

△區委的內部組織。廣東區委既是兩廣共黨的總機關，其內部組織規模之宏大，自在意中。計區委內部組織及各部分負責人姓名如下：

總書記（負最高責任）陳延年，祕書處祕書長黃明，組織部部長程清

附組織委員會主任程清

宣傳部部長張太雷（後易任卓宣）

附宣傳委員會主任張太雷（後易任卓宣）

工人部部長黃平

附工運委員會主任黃平

農民部部長羅綺園

附農運委員會主任阮景仙

婦女部部長蔡暢（後易鄧穎超）

附婦運委員會主任鄧穎超

軍事部部長周恩來

附軍運委員會主任周恩來

黨報（人民週刊等）編輯委員會委員長張太雷（後易任卓宣）

黨校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任卓宣

幹部訓練班主任程清

△組織部的風流部長 區委組織中，總書記而外，最重要者為組織部長。組織

部長程清，字蜀山，川人，留俄出身，小白臉也。時組織部有『女同志』彭亦蘭

（後來做高語罕郭沫若的共同姘頭）者，風騷殊甚，稔以部長地位，近水樓台，措

油不少。但風流部長尙不以爲足，另與三五「女同志」發生肉體關係，醋海與波，鬧得神鬼不寧。

△宣傳部易長與喬遷 區委宣傳部長爲張太雷，但張太雷不僅兼CY之中央書記，且爲鮑羅廷翻譯，終日追隨鮑羅廷奔走，開會講演，實無暇再顧宣傳部事，宣傳部職務乃由祕書李春蕃代。後延年以宣傳部關係重要，部長須負責，乃向中央要求派人，中央乃派任卓宣來粵繼任。宣傳部本附設於神祕之樓的區委內，後來遷至東山龜崗三馬路口一小洋房中。

△黨報與黨校 廣東區委的機關報，即人民週刊，係由張太雷主編，後由任卓宣主編。銷路每期約八千至一萬，由財政廳交國光書店發行。CY區委的機關報，是李求實主編的少年先鋒，每期銷約七千。此外罷工委員會出版之工人之路，係日刊，每期銷一萬二千份，省農會出版之犁頭，亦共黨間接黨報也。

黨校由任卓宣主辦，無一定校址，授課時大部分在東皋大道一號，省農民協會

內，但有時亦在越秀路惠州會館（即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址）內。上課時間均在夜間，男女學生八十餘人。

△區委職員之一羣 區委中的職員，如上列各重要負責人外，其餘各部分職員頗多，如組織部有十七八人（視察員在外），宣傳部有十一二人，工人部有十五六人，軍委（即軍事部）有十二三人。其中半係重要共黨之親屬，如秘書處之譚麻子，譚平山之妹；組織部之毛澤潭，係毛澤東之弟；宣傳部之瞿景白，係瞿秋白之弟等。

△中央特派員 共黨中央，經常派有特派員來粵巡視，如十四年冬十五年春中央特派員為張國燾，繼為蔡和森，均負有巡視指導之責。此外，當時共產中央委員在廣州者，計有譚平山，毛澤東，蘇兆徵，陳延年（延年亦候補中委）楊匏安（亦係候補中委）周恩來（候補中委）等數十人，鮑羅廷則為第三國際代表，為最高負責，但亦負有直接指導廣東區委之責。

廣西共產黨之過去及現在

時花

△C.P.入廣西的初期

廣西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區域，在老桂系（陸榮廷等）統

治時代，簡直一點較新的思想也輸不進去，到了李黃白把廣西的內部統一後，雖然改變了一些，但在「五卅」以前，也決不會有什麼共產黨。國民政府統一廣東的時候，李黃等幾個軍政當局，對國民黨是有了很好的傾向，於是找出一個曾經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廣西代表覃超來設立省黨部籌備處。覃超是一個腐敗的官僚，結果得不到廣州的中央黨部承認，同時甘乃光又向譚平山介紹了蘇民等八人到廣西去籌備，而軍政當局又不表示歡迎，兩面都弄僵了，共黨活動的機會也跟着來了，於是譚平山主張暫把兩方都不理。多派幾個左傾的分子向下級黨部入手，而廣西共黨的「開山祖」，貴縣中學校校長陳勉恕遂膺了貴縣縣黨部的籌備員之選，活躍起來。

不到三個月，李黃便把他調任省一中的校長，兼三民日報總編輯，實際上就是請他做辦黨的顧問，這位開山祖是一個沉默寡言而工於心計的人，跑到廣州兜了兩個圈子，不知給那一個C P的英雄看上了，把他吸收了，後來就由他把廣西的國民黨和廣州的關係打通，而甘乃光所介紹的反無形中取消了，李黃覃超等對他更特別的倚重，不久，他做了省黨部的執委，青年部長，還有許許多多的頭銜，他更拚命的用四馬路「拉」一「拖」的方法，把學生，工人，婦女收了一大批，又向他們的廣東區委請派一大批，不到半年，所有貴縣，鬱柳，林州，龍州，桂平，橫縣等處都有了C P，或C Y的組織，各地的農會完全在他們操縱之下了。同時毛澤東在廣州又派譚壽林到梧州宣傳講習所做教員，向梧州·桂林·平樂·藤縣等處發展，特別注意梧市工人及內河輪船工人的工作。譚為北大學生，在C P中的資格比陳勉恕老得多，所以他領導下的工作也特別緊張，成為廣西下游的重心。這是共黨侵入廣西的初期，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之間。

△洋大人指導時期

李宗仁出發北伐後，黃紹雄俞作柏相繼到廣州，聘了一個俄國的洋人達爾罕諾夫到南寧做顧問，又拉了黃日葵去做政治部副主任，這是C P加強廣西工作的一種預定計劃，這位洋大人到廣西後，很嚴重的罵了陳勉恕一頓，說他只有和平發展，沒有領導鬥爭，把他的執委書記撤掉，改派黃日葵充當執委書記，於是對國民黨軍政當局，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把黃紹雄黃旭初等都列為右派，把俞作柏等列為左派，使之暗鬥，同時以這種方法訓令各縣市下級C P，C Y，利用農會指揮農民向紳士地主民團鬥爭，所以不久南寧的突川，亭子墟，桂平的宣二里等處，都鬧得不亦樂乎了。這位洋大人更用美人計劉萬舒去包圍俞作柏（劉為譚平山的弟弟譚君牧的愛人，後來向譚倒戈而戀陳勉恕，那時候她充廣西省婦女部秘書）大批介紹C P到軍校當教官，於是又在軍隊中建立了工作基礎，這時候是共產黨在廣西全盛時代，但一般人對他們並沒有好感，黃旭初黃華表等恨之尤甚，且已埋伏下後來反共火線了。

△右江赤區的起源 一九二六年九月，右江的東蘭農民領袖韋拔萃和防軍團長

龔燕儀武裝衝突，龔指韋爲匪，韋指龔壓迫農民，各向政府黨部互控，政府將軍隊調離後，韋又把縣長趕掉，許多紳士殺掉，事情鬧得很嚴重，但東蘭是一個很偏僻的小縣，交通很困難的地點，這一次鬥爭，完全是自發的，那時候東蘭並沒有半個C P，韋拔萃更不是C P，而是一個新式的土豪，這位洋大人達爾罕諾夫見機會來了，暗中指示俞作柏組織一個委員會去調查，又派陳勉恕做委員會主席，如李頓爵士一般，並派兵一連隨行保護。委員會中除政府派一二人外，不消說都是C P同志了。這時東蘭已沒有縣政府，也沒有人敢去做，省府便請陳勉恕暫代縣長，洋大人給了一個工作方案，限陳到去三個月內却切實執行，主要的就是吸收好的農民領袖組織C P支部，把農民組織擴大，加強縣農會工作使成爲農民政權的中心，調查報告書要陳主稿，要站農民方面以爭取羣衆。陳爵士自然「奉命唯謹」如法泡製」。後來韋拔萃等都加入C P，東關，鳳山，奉議，都安，恩隆，河池，各縣農

民都組織起來，大約有十一萬人之多（當然是不健全的），武裝約有二千餘，這便是C P後來認為「左江赤區」的起源。

△「清共」中的廣西共產黨 共黨這樣的鬧了一年，又捧俞作柏來威脅黃紹雄，黃有些忍耐不住了，以黨代表的命令派黃日葵到前方去，因此洋大人也借故去了，只好請他們的區委急調陳勉恕回南寧主持，後來甘乃光到廣西，反共空氣一天一天緊張，這自然是受了前方蔣總司令和武漢方面之間的影響。于是他們的區委也電召譚壽林陳勉恕到粵密商大計，事情來得急迫，上海廣州的清共已發動，接着梧州南寧也把一批一批的真C P關起來，各縣也是一樣，大都除擁有武裝及農村中不很顯著的以外，都打得一個星散。黃旭初等啣恨已久，所以到了八月一日便下命令將捕獲的差不多全數處決。但譚陳兩個頭目，則因離桂未歸，漏了法網，于是還有下文。

△金田起義 廣州清共以後，他們的區委已遷出香港，復派陳勉恕、鄧奇，培

英三人組織廣西特委會，這時候他們不能再在城市中活動，乃跑到桂平的金田村組織桂（桂平）貴（貴縣）平（平南）武（武宣）軍事辦事處。集合四縣農民武裝，準備如洪秀全一樣來一個二次金田起義（當時他們的確拿這一故事來對農民煽動），可惜剛發動又被防軍襲殺四散。竈培英也做了烈士。經這一役以後，除右江韋拔羣之外，C P的組織，大概在廣西已不復見。陳勉恕也只有陪俞作柏在香港做那些所謂兩廣肅委會及伴愛人劉萬舒睡覺而已。

△投機再起 一九二九年俞作柏投到蔣總司令幕下，運動李明瑞向桂系倒戈，因此俞歸到廣西做省府主席，仍舊不能和C P絕緣，雖然陳勉恕之流沒有到廣西，但徐光英賀昌等又秘密跟俞到南寧了，把各地的C P組織也恢復起來了，且特別注重軍事工作，所以不管俞的主席倒台，他們緊緊的把握住李明瑞一部份武裝及俞作榆（作柏弟弟）警備大隊在左右兩江成立起蘇維埃政府，焚毀龍州法署及教堂。李明瑞變了紅軍軍長（第七軍），俞作榆也變了紅軍軍長（第八軍），這可算是C P

在廣西復興時期。但不久俞作楡的第八軍被擊散，逃出香港被捕，解至廣州伏法，李明瑞則遠走湘贛與朱毛等會合，重要C P幹部也跟住所謂紅軍跑了，只有韋拔羣在東蘭保有小部份武裝——最近聞韋亦被殺，但未證實。

△奄奄一息之現在 現在廣西的共產黨，仍有一個特委會，但係在廣東省委指導之下，鬱林，貴縣，桂林，柳州，梧州，平馬，東蘭，鳳山等縣尚有組織，但其力量等於零了。

江西共產黨的歷史觀

袁學黃

△江西的今昔觀 目下的江西，已被共產黨鬧的天翻地覆，到處都是兵，到處都是匪，青天白日之下，無處不是破家失業，瘡痍滿目，悽慘不堪。真是哀哀江西，赤地何只千里！驕橫強悍的『朱毛』匪軍聚于斯，共黨偽中央蘇維埃政府在于

斯，工農羣衆多赤化，山鄉邊壤盡匪區，談到江西的，有如談虎變色，以爲江西這一個地方，總是很了不得的！共黨在江西，總是有根深蒂固的歷史在，總是向來就有牢不可破的實力在，實在江西的共產黨，並沒有深遠的歷史，在五卅以前，O P 在江西的勢力，不唯遠不及湘粵，而且趕不上江浙，所以當時共黨中人一提及江西，皆稱之爲『落後的江西』。

△江。西。的。新。紀。錄。然而這落後的江西，照O P 的觀點說，現在似乎是超着時代，邁步前進了？在各省沒有的現象，現在在江西也居然有了！在中國有史以來未演過的歷史，現在也居然一幕兩幕的開演了！到處都是『紅』，到處都是『血』，這紅的恐怖，這血的腥氣，都可怕地充滿了這匪徒們的天地；歷史激進的車輪，正無情地向這老表的身上滾去，這老表的家鄉，這豫章之故郡，將來正不知要到如何地步！『兵來匪去是何世！殺人放火××誰？洪水猛獸遍中國，亘古大盜在江西！』這是某愛國詩人描寫江西現狀的打油詩。這是江西開天闢地以來未有的新紀錄。

△江西的背景

造成目下江西這個局面，一般人不察，似乎都歸罪于勦匪不力的軍隊。但此說是錯誤的，須知江西共黨所以鬧得這些新花樣者，是有條件有背景的，可以說是客觀的環境所促成，並非全是共產黨主觀的力量。第一，江西四境多山，地勢險巖如牛角，實便於匪徒之割據，崇山峻嶺，到處多是，交通至感不便，「井岡」「東固」尤屬天險，數年來共產匪軍得橫行無日者，其故正在此。第二，國內歷年軍閥的戰亂，江西民衆都大受其苦，尤其是近今的天災人禍，政教失修，時局不靖，土匪橫行，剝削繁重，使該省人民實偪處此。這固然是革命過程中難得避免的現象，但民氣抑鬱過甚，一日有機會是要爆發的。第三，江西農村經濟，也和中國各地一樣，因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顯然都陷于崩潰破產地步，共黨乘此，誘之以「階級鬥爭」的毒，誘之以「土地革命」的邪說，當然一般破家失業的農民，爲着目前的生計，只有跟着他走，總之，江西目前的變亂，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可以尋出原因來的，並非全由於共產黨搗亂的魔力。

△游伯倫話江西

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共產黨在江西的勢力，尤不能忽略其在運動上的作用，須知C P在江西的歷史雖屬短淺，然而亦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要檢查他這個作用估計其現在的力量，只有清算其過去，就歷史上探出他的來源，細可以澈底認識目下江西這個局面。

我的老朋友游伯倫君，曾加入C P，他是江西共黨元老之一，據說江西除張國燾外，就算他加入C P最早，他現在是河南民國日報總編輯，十足道地的忠實同志，朋友都戲稱他是『江西共產黨的戴季陶』，他一度來上海公幹，大家朋友相遇，便海闊天空大談開天，談到紅軍，談到江西共產黨，他老先生也居然不禁感慨似的，談鋒一開，便把江西C P來蹤去跡的歷史，是怎樣發端，是怎樣開展，從前是些什麼人物做開山祖，現在又是些什麼人物做台柱；好像白頭宮女話天寶故事般的話了半天！其話精細而且詳實，因此我便于無意之間獲得這些寶貴的材料，并承其贈我很多關於江西方面的書報做參考，使我很有興感的寫成這篇史實。真是很可

感的，以下的記述，便全是游君的談話。

▲萍鄉向稱小莫斯科

江西接受新思潮最早的地方，據說不是九江，也不是南昌，而是僻處贛西邊陲的『萍鄉』。萍鄉『安源』，是中國著名的產煤地，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它與湖南醴陵接壤，為株萍鐵路起點，交通殊稱便利。按安源有礦工數萬人，夙稱江西唯一的產業區域，一九二二年，共產黨的運動到了湖南之後，隨之也就到了江西安源。不久，安源的職工運動甚為發達，至一九二三年，有組織的產業工人，竟達數千人。其間鬥爭迭起，罷工時聞，人們對於安源便有『小莫斯科』的稱譽。軍閥資本家都側目而視之，像現在頂頂大名的共黨領袖李立三，取消派要人汪澤楷以及李維漢，羅邁，鄧中夏之輩，皆是當日在那小莫斯科做工運的小同志，（李當時尤大出風頭，人人都以『小怪物』目之，爭呼為『李同志』）。

▲張國燾的革命故鄉

張國燾出身北京大學，到北方後始加入共黨，似乎沒有在安源混過，但渠亦曾誇萍鄉為其『革命的故鄉』，實則當時江西尚無共產黨之組

織，安源完全爲湖南人的天下，老表們一無與焉。該地一切工作，都歸長沙共黨地委（今稱省委）指揮，江西不過居其名而已。

△江西共產黨的起源，江西革命的啓蒙運動，是在一九二二年與二三年之間，此時整個的江西都在北洋軍閥蔡成勳高壓之下，一般青年，因受『五四』狂潮之激發，都以提倡『新文化』爲己任。發起種種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團體。尤以南昌九江兩地學生爲努力。南昌學生聯合會，因一度做愛國運動，與軍閥當局發生衝突，不幸而遭封閉，同時各校學生亦受軍閥走狗省教育廳的大摧殘，致演成全省大罷課的『七五』事變（民十二年）。這便是激成江西學生思想轉變一個大關鍵。大家一致認爲和平的參加所謂愛國，提倡所謂新文化，都是無用！要緊的還是『參政運動』。於是參政之說，一時大盛，學生干涉政治之事，亦時有所聞。其中尤以『改造江西大同盟』，打着革命的旗幟，更加鮮明。參加這個團體的大概都是各校學生中略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激進分子，主持其事者，便是當日稱爲『過激青年』後來變爲

著名共產黨的『袁孟冰』（江西二中學生），與前面說過的那位江西共黨元老游伯倫（省立模範小學教員），他們倆個，當日在蔡成勳眼中，真是說不像的過激！可惜是這過激運動——改造江西大同盟——終經不起軍閥的摧殘，只是曇花一現。袁孟冰被捕入獄後，游伯倫亦倉皇逃命上海，所謂江西革命啓蒙運動也就完了。

△江西共產黨初步運動

江西真正共產黨運動的起點，是在一九二四年夏，國

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之後，其時『趙醒農』（化名趙興隆）自上海銜OP與國民黨雙重命令回江西，江西革命運動，始稍見萌芽。趙爲一法政學生，籍隸江西，爲人雖忠實可靠，可是毫無革命經驗，尤乏活動能力，故其回江西後，除口頭上做點宣傳工作外，並沒有什麼成績。在趙去江西以前，南昌且有覺悟的學生，本有一個所謂『青年學會』的組織，趙便去拉攏該學會與其接近，其餘則是幾個自命爲『同盟會老革命黨』的省議員同他略有往來，這些便是趙做革命運動唯一的對象。『青年學會』，是以南昌一師，二中學生爲中堅。這些學生的傾向，雖頗不壞，可是他們

的思想行動，都是很浪漫幼稚的，並不懂得什麼是革命，似乎也不需要革命，他們平日最愛好的是：『談戀愛』『談文學』『講愛國』『出風頭』。至于那班省議員先生們，更是根本談不到什麼，他們並不是願意與趙往來，不過敷衍而已。所以當時C P在江西，形式上雖有所謂運動，實際上是等於零。這並不是什麼軍閥，封建勢力阻礙所致，簡直是江西文化程度太落後，沒有叫人覺悟需要革命的境環。視今日的江西，真是幾有天上與地下之別！

△高呼口號的開始——可是不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政局大變，馮玉祥倒戈，曹錕被囚，段祺瑞乘機上台，中山先生命駕北上，國內革命空氣驟然緊張而濃厚，影響所及，落後的江西也似乎稍有轉變，于是：

『打倒封建軍閥！』

『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萬歲！』

這樣充滿革命意識的口號，居然也在江西學生的口中喊了出來。可是這些口號的意義是怎樣？國民黨是什麼東西？共產黨是什麼玩意？他們仍然是弄不清楚的，而且似乎不必弄清楚的，橫豎是有『黨』來領導他們，只要他們有相當覺醒，起來表示要革命就夠啦。這便是當日趙醒農主張最力的『吸收同志的革命政策』。

△民校與西校 果然在趙醒農這種宣傳訓練下，南昌學生忽然都覺悟起來，往常他們口裏所喊的是『戀愛』與『文學』，現在却新添了兩句最時髦的口頭禪，那便是：

『×是民校同志』

『×是西校同志』

『民校』就是國民黨的暗稱。『西校』就是O P或O Y的暗稱。當日在南昌的革命情形，便是這樣，能懂得又能悄悄說出這個暗稱的，便自命是了不得的『革命學生！』至于『怎樣去革命』，『怎樣去學習革命理論與經驗』，在他們似乎都不

關緊要。「開會」，他們是老不歡喜的，「宣傳」，他們是不知怎樣去宣傳，「組織」，「行動」更談不到。他們最弄不來的是那種偷偷摸摸的「秘密工作」。他們最反對的是那種束縛他們個人自由的「團體紀律」——這便是共產黨——其實也可以說是國民黨——在江西最初步的最單純的青年運動的寫實。

△**惲代英到江西** 當日——五卅前——共產黨最注意做運動的地方，是廣東同湖南兩省。落後的江西，他們是根本看不起的，迨國共合作後，他們覺察到將來廣東出師北伐，江西亦屬要地，似乎也有加緊工作之必要，於是他們始一變向來輕視江西的心理，而予以注意焉。

CP與國民黨第一次正式派去江西「組黨」的人，便是「惲代英」與上海大學學生王秋心。惲當時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部秘書，王原為全國學生總會江西代表，中山北上時，又委王為國民會議宣傳委員。所以他們兩人去江西，亦是負有雙重使命的，除做「青年團」的工作外，兼任「組織江西臨時省黨部」。是為江西民

校西校有正式組織之始。

△湖北怪物大出風頭

惲王兩人在江西耽擱數月之久，纔回上海。他們到的地方，爲九江，南昌，景德鎮，南潯鐵路一帶。惲固共產黨中天才的宣傳家，所到之地，工農青年都表示熱烈歡迎。他到一處就開動一處，他在羣衆中有如生龍活虎一般！他的演講，他的宣傳，任何人對之都要動容。他最偉大的所在，就是他那副土頭土腦的尊容，和那種樸實可風的革命者的大度，故一般江西老表都十分敬愛他，工人農民見了他的親切，都願上前和他拉手，沒有什麼地方不歡迎他，沒有什麼集團他不能打入，所以他在江西跑了一趟，幾乎掀動了江西整個社會。一般老表都喊他是『湖北怪物』，至今憶及，猶稱道之。

△一盤散沙似的青年都組織起來

同時他也是個很好的組織家，他在南昌的掌兒，原來本是一盤散沙似的青年羣衆，也次第組織了起來。南昌青年運動，初以第一師範爲台柱，發表殊遲慢，惲去後不數月，便普遍組織到『二中』，『心中』，

『心大』，『農專』，『工專』，『女師』，『女職』……各校，婦女運動也略開端，九江亦如之，學生都異常活躍，影響所及，江西革命運動，幾爲之一振！不論C P國民黨，老鄧在江西都爲之做了一番很好的基本工作。那是頗值得人們紀念的。

△革命運動的進展 江西革命運動，自鄧代英去打了一個好的基礎，到五卅前後，便日見進展，從前僅僅是單純的學生運動，以後工農羣衆中也打了進去。從前的運動僅及南昌九江之一隅，以後却漸漸普遍到各縣。近如南潯鐵路一帶，遠如景德鎮工人區域大都有所謂『民校』『西校』活動，尤其是萬安，永修，吉安三縣的農民運動的深入，幾乎嚇殺各該地的土豪劣紳。同時，各處黨員人數亦日增多，宣傳文化工作也做得頗好，大有日新月異之概。計當時的概況，黨校有曾天宇主辦的『黎明中學』，書店有趙醒農主持的『明星書社』，刊物則多至十數種，較著名的有『紅燈』『江西青年』『江西婦女』幾種，秘密黨刊有『革命之華』。龔欽楹，

王秋心等在上海辦的『新江西』亦與江西互通聲氣。同情的報紙，也有『南昌正義報』與『九江江聲日報』兩種。直接受指揮的黨外團體，則爲『江西全省學生聯合會』，『南昌青年學會』，『九江青年共進社』，『全省婦女協會』，『萬安新人民團』等等，于是所謂民校西校的祕密活動，都漸爲外人所知，而且加以注意和驚異。

△江西老表大投機

江西老表向來是尙保守的，初，一般人士對於所謂民校的『國民黨』大家都抱着驚疑的態度，不贊助也不反對。對於所謂C P的西校，他們根本就弄不清楚，以爲也不過是民校一類革命黨罷了。實際上當時江西的國民黨也本是由C P一手包辦。工作是絕對混合，不分界線的，莫說外人，就是他們所謂同志，也大都弄不明白。當局的軍閥官僚，則更無論矣。因此C P在各地進行各種運動，都頗順利，沒有受到軍閥多大摧殘。可是這種混沌時期過的很快。一般江西老表，一方身受到北洋軍閥慘酷的壓迫，一方眼見廣東的革命局面，生氣蓬勃，知道

將來國民黨遲早必有一番作爲，已經是一反前此輕視心理，大有動於中，再加上近來中山先生北上宣傳勝利，陳炯明的叛變蕩平，廣東統一，他們更是看得眼紅。大家都同阿斗一樣，覺得時候已經到來，忽然把心一橫，『媽的，我現在也要做革黨了！』于是一般失意的小官僚，小政客，什麼鳥會長，什麼鳥校長，都來乘着五卅運動的時會，而大投其機。從前他們天天奔走軍閥官僚的衙門，現在却改着前來拜會「黎明中學」與「明星書社」的主人。甚至還有不遠千里跑去上海廣州去找同鄉的，他們想加入革命黨之心，都急且切，鬧的笑話也很多。最好笑最令人絕倒的是「熊猴子加入民校」的故事。

△熊·猴·子·入·黨·的·把·戲·

熊猴子者，就是大名鼎鼎以老教育家自居的江西「熊育錫」是也。照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最近罵他的話，罵他在江西的確是辦了一輩子奴隸教育，做了一輩子軍閥走狗，但可是偏不幸在蔡成勳底下却老不得意。他當時是一人兼三個學校的校長，即二中心中，心大諸校，熊在教育界的勢力，幾遍于江

西全省，滿以為可做大官，可得高爵，詎知『省教育廳長』，『省教育會長』都沒有他的分，他氣的要命，便硬要加入革命黨。一日坐八人大轎到黎明中學求見曾天宇，曾擋駕，知事不妙，乃下轎再匍匐地爬到明星書店請求趙醒農，趙憐其志而允之，賞他一個『民校同志』的尊號，奇怪，渠竟表示不滿，問其故，原來他尙自命『老當益壯，過激有甚于青年』，而硬要自請加入『過激的西校』，願做過激的工作，言下大有不如是便不足以打倒蔡成勳，以洩胸中悶氣。趙笑諾之，于是渠便以『西校同志』自居。

△趙醒農的利用政策 CP中人聞之都驚異，以為若此老猴子，怎配做青年團同志，乃羣起質問趙，趙乃從容告曰：

『什麼同志不同志！我們有利用他的地方就利用他一下，姑且稱他一聲同志，不然，大家便當他是猴子，頑頑也好啦！』

此事曾喧傳一時，凡是知道熊猴子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個笑話的，洵江西革命

史中之佳話也。

△革命成功與羣醜升官發財。閒話不說，且言歸正傳。江西革命運動，自五卅時突飛猛晉，人數驟增，即南昌一隅，民校亦號稱千人，西校亦號稱數百，各縣黨部支部也大都由臨時改爲正式成立，總計人數不下數千。表面似乎是大有進步的，實際上這些所謂黨員，所謂同志，不唯是分子極端複雜，而且簡直是藏污納垢，十分之三四是小官僚，小紳士，亂七八糟的投機分子！來源都是來自趙醒農所謂「利用」的政策。不但民校，就是所謂西校也是一樣，因爲江西C.P的幼稚，同志之無能，不懂革命，不懂政黨組織，事事亂來，以致流弊滋多，害羣之馬，在C.P的團體中到處可見，迨至北伐軍到江西後，當日所謂革命的民校，便一變而爲羣醜升官發財機關，笑話百出，弄得簡直一團糟！

△C.P與A.B團。當斯時也，趙醒農已被鄧如琢殺害，做了江西第一個烈士（後與張寶貴，秦朝燮，胡景蘇，彭江共稱爲江西五烈士），繼趙操縱民校西校的

黨權者，爲吉安永修一班浪漫學生，論功行賞，他們便大用私人，吉安人因蕭炳章（老國民黨現流落上海爲寓公）尤得勢，什麼表哥表弟阿貓阿狗都強拉出來做官辦黨，於是省黨部，省政府，以及工會農協各民衆團體，都充滿吉州七縣同鄉老表。熊猴子因吉安人之幫忙，亦大過官癮黨癮，引起各方面之非難，於是，段錫鵬，周利生，程天放輩便乘機組織A B團與C P對抗，熊猴子一派人，不久亦加入A B團反共，該兩派都以江西省政府主席李鈞烈爲靠山，大肆活動。迨李鈞烈被迫出走朱培德上台時，段熊兩派亦失勢而去，C P便有『打倒A B團』，『活捉熊猴子』，用手槍炸彈對付省黨部種種武劇的表演，然而結果，不過替朱培德爭奪了江西的天，C P自己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後來朱亦反共，遂有『歡送共黨同志出境』之盛舉，C P且吃了朱培德一番死苦。

▲陳獨秀一怒而改組江西黨 先是一九二六年北伐時，上海C P中央鑒於江西重要，而以趙醒農既被殺，江西黨務乏人主持，乃派大學生羅石冰（現爲取消派）

前去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羅石冰本知識能力兩都缺乏之下才，到江西後，不唯毫無建樹，而且弄出許多的笑話，此時適有江西學生涂振農，劉俊三，傅隱中等到上海，於是C P乃撤羅，指定該三人前去江西共同負責，詎知涂等去江西後，又鬧成上舉那些封建式的同鄉主義的花樣。陳老頭子（獨秀）聞聽之下，甚為震怒，始知江西的黨，非根本改造不可。

▲維亦農出使與小同志挨罵，乃商羅亦農出馬，羅固共黨中頂天立地的好漢，

去江西做一區區的省委書記，自覺大才小用，然而迫於黨的命令，雖不願意亦只有答應。羅到江西後，一見江西的黨那種烏煙瘴氣，可憐又復可笑的局面，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見同志就大罵，什麼『革命老爺』，什麼『黨的毛蟲』，『小資產階級壞蛋』，這便是他在當日痛罵那些江西老表的名言。從此地方主義的風景大殺，涂振農·傅隱中輩都丟了C P的工作不幹，跑去省政府省黨部靠蕭炳章做官，羅乃得從容選拔人才（提拔袁孟冰蕭素民曾嚴生等為幹部），推進黨務，一反趙醒農羅

石冰之所爲，將黨中所受一切惡的影響，一切壞的傾向，都一舉廓而清之！因此江西的C P工作又重復前進不懈。前途隱隱現着一線光明。

△黨聖人的威權

羅亦農爲共黨中央委員，本爲C P中著名的組織家，數一數

二的人才，其魄力，其才幹，實都超于鄧代英之上。他在江西任書記雖爲時不過三四月，可是對於江西的C P貢獻絕大，江西老表都驚爲奇人，尊爲『黨聖』。上自江西的元老邱學鳴（老羅嘗罵其爲革命老爺）方志敏，下至各學校的小同志，都敬之畏之，在羅跟前，誰人都不敢胡爲。羅亦視此等老表若無物，遇事只是獨斷獨行，一手支配一切，老表們無人敢則聲，大家惟有唯命是聽。這樣一來，羅反覺得孤獨無味，大不高興，求去江西之心甚切，他曾在江西寫信給瞿秋白說：『朋友，告訴你，江西除了張國燾外，是沒有半個人配稱領袖的……中央若要我長此留在這樣落後的江西，那我就只有活悶死！秋白老爺，拜托你！請你叫老頭子饒我的命，放我的生路！叫我快滾蛋！拜上！拜上！我給你的夫人行最革命的敬禮！』

▲黨英雄三大毛病 其實羅自己也並不是個毫無可指謫的黨人，他的英雄的氣概，他的浪漫主義的情緒，比任何C P領袖都來得厲害。他在江西犯的毛病也實在不少：第一，爲人驕傲不像做領袖的樣子，第二，太喜歡罵人，弄得一般同志間無好感。第三，看待同志不平等，見着男同志，一概罵倒，見着女同志，就老愛同她們胡調，鬧的笑話並不在少數，只因爲他是領袖，沒人敢指謫罷了。

▲江西革命三傑 江西老表除張國燾外，沒有半個人配稱領袖，這是真實的話嗎？可是當時我們的羅大炮在江西，却似乎也看得起三個同志。譽之爲『江西革命三傑』，當日人都以爲是羅黨傑有意挖苦老表同志的，直到現在纔證明是他的高颺遠見，由衷之言，並不是笑話。

所謂江西三傑者，就是指「袁孟冰」「曾天宇」「方志敏」三位老表也，當時都係區區小同志，後來則不然，三個人都在江西驚天動地的出了一番很大的風頭。

▲袁孟冰向稱過激黨 袁孟冰是個深思好學的青年，在C P有很長久的歷史，

他一度曾爲C P的中央秘書，北伐時任九江C P特支書記，頗能刻苦工作。國共分家後，任贛北特委，不久，卽被補，同楊超，王環心，袁亞梅共被殺于南昌。除其忠于共黨，爲主義獻身外，我們沒有看見他在政治上有如何驚人的表現，有之，便是前面所說過的，他曾致力『過激』運動嚇倒陳光遠。江西老表們都稱他爲『過激黨』。

▲萬安暴動領袖——曾天宇 曾天宇（一名曾瀾挽萬安人），原爲南昌黎明中

學校長，北伐後任吉州七縣農民運動特派員，後爲震驚全四的『萬安暴動』中唯一領袖，後爲國軍所圍，用自己的手槍結果了自己的生命。似乎真有類于『人傑』之舉動，黨聖殊不愧爲他的知己。曾未死前，江西當局曾懸賞萬金講他的頭，然而他斬之不予。死後他的尊首被砍去掛在萬安城上示衆七天，獲賞者不過取百金耳。

▲方志敏做贛東大王 方志敏乃今赫赫炎炎的共匪首領。他的大名大家都知道，這裏且不多述。祇奇怪是他這個多年的『癆病鬼』，也居然不幸被我們的羅大炮

言中。據說他當日在江西任省農協常委時，『每天吐血』至少要吐三次，每次吐至少是一升有半，人家都說他是不久於人世的『活鬼』，他自己也這樣承認，每天只用補藥與吃白鴨苟延他的生命。記者會隨軍到南昌也會和他有一面之緣，方某這個人，的確是個面目蒼白，骨瘦如柴，將近第三期的肺病患者，他後來偏偏不死，反做了贛東的大王！縱橫閩，皖，浙三省，轉戰數千里，轟轟烈烈，至今還鬧個不休！聽說現在這位方大王，不但不吐血了，而且身子還發了胖，胖得同豬獠一樣，正是：

『昔爲面目蒼白的癆病鬼；今乃豬獠般樣的胖大王！』

△汪澤楷與第一次代表大會 羅亦農離開江西之後，（當然是老頭子饒了他的

命）繼其任書記者，爲汪澤楷（汪即前文所謂小莫斯科的小同志的汪澤楷，又綽號汪鬍子者），亦C P中的能員，普洛健將。斯時也，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多事之秋，政局一日三變，南京武漢都難捉摸。汪鬍蒞任之初，即公開召集江西共產黨全省代

表大會于南昌女子師範。據當日大會的報告，江西全省C P黨員居然也有數千人，有組織的縣分達五十餘個。安源，景德鎮，及南潯鐵路的工人區也都全握在C P手裏，農民運動更是遍于全省，有組織的有武裝的農民，竟達數十萬之衆，（這裏便是今日共黨匪軍的基礎）此時江西省，真乃共黨之天下也！

△李立三報告驚人的消息。詎知會議未終，狂風暴雨似的驚人消息突然襲來，共黨大炮李立三趕了來江西出席報告時，果然武漢已成了大問題。國共分家，勢在必行，未來的大難就在目前！于是所謂第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江西共產黨最後一次公開代表大會，以後便是他們獻身，被殺，流血，萬劫不復的歷史，游伯倫君的話就述至此止。

瓊崖共黨之過去及現在

半生

△小引 瓊崖是我國唯一的大島，四面環海，交通頗爲便利，土地又很肥美，人口有四百萬之多；如是佔據全島，雖不能搖動大局，控制全國，至低限度，亦足以割據稱雄。任其所爲。像龍濟光霸佔瓊崖有幾年，粵軍難於征服；鄧本殷盤踞稱雄，革命軍必到克復東江之後，始能克復瓊崖，而使粵省統一。由此看來，可以見到瓊崖乃是一個最好割據的地方。所以共產黨自被國民黨肅清之後，就以海陸豐及瓊崖二處作根據地，以與粵省當局作最後之掙扎。在民國十七八年間，海陸豐的巢穴，已被國軍所攻破，彭湃逃至上海，亦早被捕槍決。但是瓊崖的共黨，至今尙能保存其相當力量，不爲國軍所消滅，就是瓊崖的地勢上所養成的明證。

△共產黨思想的發軔時期 瓊崖人民的思想，多是厭舊喜新，如聽到什麼離奇的事情，就會搖動起來，而鬧出滿城的風雨，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當鄧本殷統治瓊崖的時候，他知道瓊崖的民衆心理，是富於活動性；如隨其任意自由，必是難於治理，所以對人民的開會結社等事情，就作很嚴厲的制止。因此，瓊崖的民衆，對

於革命思想，是完全沒有具體的認識。但是事出意外，在寂寥寥聞新思想的瓊崖，忽然在不知不覺之中來了三個大怪人，名子叫做曾易，吳明，羅漢，他們都不是瓊崖出產的人物，瓊崖民衆通稱他們爲外江人；他們在瓊崖充中學教員，大做起新文化運動，當時瓊崖的青年，對他們真崇拜天神一般！在寂寥寥聞青年腦海之中，突然聽到新奇的思想，安能不使他們信仰呢！在此三個怪人之中，最合瓊崖人民所佩服的，尤其是羅漢，他得瓊崖民衆的信仰及援助，就在加積市（瓊崖的大市鎮）創辦起一間農工學校，專門收錄一般的貧窮青年讀書；因此，瓊崖的民衆，不論是什麼人，都是承認他乃是一個真作社會事業宣揚文化的人了。只是到底曾易等因爲攻擊舊文化就爲瓊崖老舉人韓卓秦王國憲等所反對；因爲他們鼓勵青年學生，又爲鄧本殷所不容；在鄧氏高壓之下，他們只得溜之大吉了。但是瓊崖的青年，自經他們宣傳之後，對於過激思想，已有相當的信仰；所以在這個時期之中，我們可以稱爲共黨思想的發軔時代。

△國民黨的聯共時代

當曾易等宣傳新思想的時候，瓊崖的人民，不過是認定他們爲提倡新文化的人物，實在不暇顧及他們是什麼黨派，及有什麼作用；就是當時的曾易吳明羅漢，恐怕亦未必是十分明瞭是什麼共黨主義罷了。

自十五年革命軍渡瓊之後，所謂共產黨的名稱，就開始爲一般民衆所認識；那時駐防瓊崖的軍隊，就是革命軍第四軍之張發奎第十二師，對於政治工作，極爲緊張，當時負指導責任的重要人物，一個是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一個是瓊崖行政委員張難先；張委員本是一個文弱老先生，對於一切工作，都是委之馮平（俄國中大學生，後來瓊崖紅軍總司令，）及王文明二人負責；在這個時期當中，因爲國共尚未分裂，所以一切工作，尙未見到有何衝突；但是在事實上，張委員已被馮所包圍，宛然已變爲木偶了。至於黨部方面，瓊崖的黨務，是以海口市黨部爲主幹，在海口市黨部之中，除了吳國鼎（瓊崖民國日報社長）及王伯華（張難先譯話員）之外，其餘盡是共黨份子如羅文淵，陳垂斌，符國光，許俠夫等；但是那時國共尙未

分家，他們雖是貌合神離，暗中鬥爭；由表面上看來，都未見到有何大衝突，或是大作反對國民黨的行爲。說到教育方面，瓊崖的教育界，自來是沒有什麼黨派的，不過是有什麼瓊山派文昌派（當時瓊崖的縣屬鬥爭頗烈）之鬥爭；到革命軍渡瓊之後，共黨份子才開始侵入教育界；他們一方面是借黨部的勢力，在各學校中加設黨義一科，由他們擔任教席，而作掛羊頭賣狗肉之把戲；一方面是吸收喜出風頭的學生，改造舊有的學生會，再借學生會的力量，而做擇師運動，排除去一般守舊的教員，他們就乘機侵入。因此瓊崖的教育界，就隨環境而含有政治作用了。說到工會農商的組織，雖然歸黨部指導，其實完全是共黨的基本工作了。總而言之，當時的共黨工作，是未有露出他們的真面目，到處都是掛着國民黨的招牌，而做他們自己的工作。至於國民黨員，對於共黨的激烈手段，雖有多少不滿，只是在合作時期，就同他們搖旗喊吶，不欲使革命戰線分裂。所以在那個聯共時期之中，所謂國民黨及共黨的鬥爭，是沒有人去指定的，不過是說爲國民黨中之左派及右派的衝突，此

就是在國共二黨合作時期的現象。

△共·產·黨·的·黃·金·時·代· 在民國十五年冬季至十六年春季的時期，可以說爲共黨，

的黃金時代；當時瓊崖的工會農會，是由馮平及王文明符國光等主持；海口市黨部，差不多完全歸羅文淵許俠夫所操縱，至於各縣黨部，也是大部份在共黨勢力之下：如文昌之周逸祝家斌，岸山之陳秋輔林蕃，崖東之陳駿業等，都是共黨之重要角色。說到教育方面，在各學校中訓育主任一職，乃是由省黨部指派，大多數是指派共黨份子來充任，因此在教育界之中，共黨就有偉大之勢力；所以凡有共黨插入之學校，必有風潮發生，如擇師運動或是改良校務等事件。那時瓊崖的舊教育界，既沒有團結的精神，又沒有什麼後台老板，所以風潮發生，他們既被淘汰了去，共黨份子就得乘機大批侵入而把持，以教育機關爲宣傳主義的根據地。當共黨勢力高漲的時候，羅文淵許俠夫陳垂斌等，見在各學校之中，雖有機會宣傳，但是到底都不能盡其工作，而使共黨得到充分的發展；他們就創辦中山公學出來，以做共黨的

大本營；自中山公學成立了之後，共黨在教育界中的勢力，更加澎湃，不論是什麼教育會，學校聯合會，完全都為他們所操縱了。自此以後，如某學校有風潮發生，各學校就紛起援助及響應，一起一伏，暗中都是共產黨指揮；由此一點上看來，可以見到共黨在教育界中勢力之大了。至於青年學生，凡是頗喜活動的，就為他們所吸收，所以瓊崖的什麼學生會，學生聯合會，也是完全歸共黨所操縱了。至于各縣市村鎮民衆組織的團體，是歸當地的黨部派人指導，那時瓊崖的黨部，既是由共黨把持，所以民衆組織出來的團體，總是歸共黨所操縱；因此一般的舊官僚紳士，在社會上完全沒有力量，前時所有的威權及地位，均被共黨所取奪。都不敢作半點的反抗，甚至看黨部像王堂一樣，要開什麼大會之時，一般的舊官僚及紳士，都是退避三舍，讓共黨擅作威福，那時的瓊崖，豈不是共黨的黃金世界嗎？至於那時的國民黨員，除被共黨排除者之外，所餘的黨員，大多數變為隨聲附和的份子了。因此，我們就稱那時的瓊崖，乃是共黨的黃金時代。

△清黨後之共產黨

自國民黨清共之事發生，一般共黨首要份子，多已聞風先遁；所被拘捕及槍決者皆下層份子，土匪張夢安等，則派人用計招撫；對共黨馮平等，則派軍大舉進剿；當時張夢安等與共黨合作，不過是互相利用，行動並不一致，所以雖稱合作，仍是貌合神離；黃強知其底蘊，就委張夢安等為護路司令等名義；張夢安等乃是土匪出身，見到隆重的官銜，自然歡迎承受，他們就帶領土匪千餘人，投誠國軍，但是不久黃強就將張夢安之部隊繳械，並將張等執行槍決。共黨自失了張夢安等相助之後，勢力頓形薄弱，他們所佔據的地方，路徑地勢又為張夢安等部下所熟識；黃強乃利用投誠的土匪做嚮導，再用堅壁清野的方法，大向共黨進攻；共黨因械彈困乏，糧食恐慌，部下大多離心；在定安縣國共二軍，對抗約有五月之久，國軍仍將共黨之巢穴攻破，共黨紅軍總司令馮平總政治部主任符節，均被部下生擒，解送到蔡廷鍇軍營投誠，將功贖罪。自此以後，瓊崖共黨之勢力，消失殆盡，所餘不過是逃亡的小部隊，只能竄流作亂，並不能據地以與國軍對抗。

△共黨之死灰復燃及現狀

共黨自首領馮平符節被擒槍決之後，勢力頓形薄弱；但是自梁秉樞（曾充張發奎團長）奉共黨命令返瓊，就了紅軍總司令之職，又呈復燃之現象；因為梁秉樞乃是武人出身，對於軍事學識，頗為富豐，他見共黨失敗的原因，大部份是沒有基本部隊所致；他就創辦紅軍教導隊，努力訓練軍事人才，以作基本隊伍；時適值十一軍調防入贛剿共，瓊崖歸吳道南旅陳定平團駐防，兵力既少，自然不敢深入剿共，因此梁秉樞就有再振旗鼓之機會。到吳道南因附和張發奎失敗之後，瓊崖是歸陳策之海軍陸戰隊駐防，兵力亦是不過一團之衆，對於共黨，亦是不敢窮追征剿；在民國十九年間，共黨勢力又復澎湃起來；瓊崖民衆見陸戰隊剿共不能收功，反使共黨聲勢浩大，就舉代表赴省請陳銘樞派保安隊黃固團及樊宗遲團來瓊進剿；但是不久陳濟棠和陳銘樞又發生衝突，瓊崖陳策之陸戰隊亦與黃固之保安隊發生戰爭，因此，就不暇顧及於剿共之工作了。近來陳策之陸戰隊因受陳濟棠軍之壓制，離瓊調閩；瓊崖是歸陳漢光旅治理，對於剿共工作，頗為努

力，又值共黨內部發生清黨運動，梁秉樞已為幹部派所肅清去了；陳業駿等又出來自首，於此可以見到瓊崖共黨內部混亂之一斑。

寧波共產黨小史

炎火

緒言——發軔時期——鼎盛時期——沒落時期——尾聲

回緒言

寧波，大家都知道是江寧條約為洋大人所闢的五口通商之一的大商埠，背山面海，氣候溫和，商旅幅輳，物產豐富，其人民職業以工商最著，所以前有所謂「走遍天下，勿如寧波江厦」的俗語，後有所謂「無寧（人之諧音）勿成市」的衿誇諺語。

因為人多經營工商，且都可足衣足食而過，所以革命性是很少的。看「好男勿當

兵」一句話便可證實其絕不肯冒險犧牲。那知寧波氣運轉變，由民八至民十二，市上突然發現怪物，一般毛頭小伙子都出來說起不該說，也是阿拉寧波人聞所未聞的話起來，只是什麼「抵制」啦，「愛國」啦，後來竟說起要砍腦袋的「革命」啦，「打倒……擁護……」以及一陣陣的開會「反直」「反奉」「反帝」「反基」，這真是：

「阿啦寧波出怪人，

文有王正廷，

武有蔣中正，

寧波從此波不寧。」

寧波古係越國疆域，至唐宋爲稽郡，所以民國一度會屬會稽道，明改明州，因有四明山直貫南北，清改寧波府，轄鄞縣（出吳經熊張壽鏞林廷蓀等）奉化（出王正廷蔣中正等）慈谿（出秦潤卿李思浩翁文灝等）鎮海（出虞洽卿等）象山（出

P賀威聖林娜等）定海（出朱葆三劉鴻生等）南田（出C P陳良義等）七縣，本文所述，以寧波市（鄞縣）為主，次述其他。

回發軔時期

△國民黨藍地白字招牌 要述共黨到寧波，先要說國民黨之到寧波，因為共黨是由國民黨夾帶進去的。五四以還，寧波社會上常見青年學生出來大聲吶喊游行開會，這其間思想是五花八門色色俱全的，可是亦無明顯的標榜。到民十二老牌國民黨綽號赤化股子（其實僅僅赤了鼻頭）的經亨頤，因其高足葉墨君榮長浙江教廳來甬任四中校長，斯時纔有國民黨（共黨也在其內）與民治教育（國家主義）兩派對峙。到民十三春國民黨藍地白字招牌便正式在後樂園（現改中山公園）大門口掛起來，同時共產黨在後樂園內西北角三間平屋裏幽幽地呱呱墮地。

△二十一位S·Y

那時寧波共黨名稱叫「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中央幹

部派張秋人去組織的。張是上大教授，諸暨產，從前曾在寧波江北岸崇信教會中學讀過書，所以張一到便找着他的同鄉崇信學校教員楊眉山，由楊拉攏國民黨寧波市黨部籌備委員謝傳茂，甬江女中徐誠美，再由謝羅致四中四師同學，徐羅致女中同學，計得二十一人（其中女同志三人）。于是便在桃李爭豔的時候，後樂園西北角三間平屋裏集議起來，由張指定謝楊，還有一位周天僂三人負責辦事，當時楊是田蔚（書記）謝是宣委，周是組委。

△大學中學分家 S Y 僅僅一星期工夫，便把首次決議案一一實現，最重要的啟明女子中學，靠國民黨牌頭拉攏幾個紳士，即在醋務橋畔開起學來，自然大部教職員都是 S Y 重要角兒擔任，次要的一寧波書店一則由楊眉山老頭拉請同鄉孟某在開明橋開張。于是 S Y 改了「O Y」，由周天僂任書記，即以啟明女中作機關，混稱「中學」。另由中央特派員惲代英擇定二十六歲以上的算 O P，指定楊眉山任「O P」支部書記，以寧波書店作機關，混稱「大學」，至此組織完備，努力向羣衆

中去宣傳矣。

回鼎盛時期

▲光頭小袖管三寸不爛 中央特派員惲代英之來寧波，是以國民黨宣傳部特派員名義來的，所以到處可以公開演說，寧波這麼一個地方，聽說久仰大名的惲代英到來都想來後樂園觀光，及到後樂園模範小學生大講堂一看，光着頭戴着一千度近視鏡，一件竹布大褂，其袖管之小，可以猜想到是民元時代做的。個個有些兒失望起來，那知經市黨部經子淵委員介紹一過，他便掉其三寸不爛之舌，越說越有勁，越說越動聽，引得聽衆都個個不厭其詳，個個拍手叫絕。這一來，自然惲某大名更大，而共黨的加入者倍衆了。

▲天罡地煞羣英大會 中山先生逝世那年，地方書記召集C P C Y開大會于啟明，于是色中餓鬼與校中佼佼相集一堂，爲要討彼姝之歡悅，都抖擻精神，大演特

說。此時計算同學（黨員）數目，CP與CY正合水滸傳中天罡地煞之數。

▲蔣公子派遣留俄 當時CY非常發達，寧波地方即擴充為區，故「田蔚」改為「樞蔚」了。支部頗多，以城內為第二支部（機關即設啓明），江東育德學校為第二支部，江北岸滬杭甬路為第三支部，南門四中為第四支部，奉化錦溪為第五支部，鎮海縣高小為第六支部，慈谿普迪學校為第七支部，定海女中學為第八支部，阿拉蔣總司令公子經國世兄即屬奉化支部，因中央令開 每一區得派遣留俄學生二人，覬覦與逐鹿者非常衆多，中由區委與大學教務處（CP書記）決定派周天僂與蔣公子經國前往，他人不得異議，也不准說個「不」字，所以周蔣二人是阿拉寧波首批留俄的先鋒。

▲寧波評論與火曜 當初出版的機關報是與寧波市黨部合辦的，題名寧波評論，編者謝傳茂，撰述者馮三昧（修梅女士）葉天底汪子望等都是CP，CY健將，專罵土豪（馮蕪瑄）劣紳（李霞城蔡琴蓀）以及報館裏的報痞子（姜伯喈張超鄒培

因一學校裏的國家主義派（陳叔諒董貞柯）。因開罪太多，自動宣告停版，改出一火曜一，每逢星期三出版，由潘鳳涂編輯，各支部負責發行，謝馮汪一批人因人地不宜均赴漢換空氣。而一火曜一也總免不了招劣紳猜忌，勾結軍閥段承澗密令通緝編者及發行者，差一些連C P中心機關一啓明女中一都受池魚之殃。幸虧國民黨裏經亨頤張葆靈忻汰僧與紳士有聯絡，轉圜說項，才得保留下來。

△民衆運動雨後春筍 北伐的消息傳來到甬江之濱，國共兩黨關於民衆運動的決議，都下令加倍努力，當時寧波的民運名義上雖然在國民黨指導之下，而實際上均操C P之手，C P對於民運的角兒分配如下：

農民 竺清旦 卓蘭芳

工人 王 鯤 陳 鴻

學生 沙文威 張令謙

教育界 陳國詠 潘鳳涂

店員 周忍齋 鮑悲國

婦女 馮詠叔 金翼羣

這些角兒對於民運可謂斲輪老手，一下子工夫，馬上把總工會縣農會，學生聯合會，小學教育聯合會，店員聯合會，紛紛組織起來，祇有婦女協會始終是寫字台上的花瓶，只好擺擺樣子，不能有所作用。

回沒落時期

▲啓明搬到培英 啓明究因了形勢劣而關門大吉，適逢其會的有一隻私立培英

女校要招盤，于是由一個有錢的寡婦出面（據說楊眉山有些關係）去頂進來的，O P 大本營乃移培英了，在培英的時候，可說是黃金時期，人才又多錢又多，可是因了幾個主角都鬧戀愛問題，工作未見有何成績，所以就把他作為沒落時期的開幕。

▲鬧戀愛吳近赴俄 當時戀愛的狂潮非常凶猛，C P，C Y 幾個幹部人才，除

極少數外都捲入漩渦。出名的若趙濟猛與鄔鳳英，蔣來青與馮詠叔，吳近與方劍俠，金翼羣與潘鳳涂，趙士俊與劉慧英，其中最不要臉的，是趙濟猛和吳近兩個光棍，教務室中大桌上白晝宣淫，醜聲四播，弄得兩黨同志都難以爲情，那時是十五年的暑假，上海一批同志都得暇返甬加入胡鬧。若賀威聖林娜一對，干翔青倪慧因一對，白眼外加癩痢頭的張夏人在上海找不到愛人，便來甬追逐徐誠美，到後來因吳近鬧得太不像樣了，先污方劍俠，又染金翼羣，弄得發下來的黨費都用諸女人身上，小同志敢怒而不敢言，平級的「彼此彼此」，「心照不宣」，終于被寧波社會人士哄起來了，乃派遣吳近留俄與林娜一道（林因其愛人王友人賀在杭被孫傳芳槍斃頗消極，C P乃派其赴俄），而趙潘也調赴杭州工作，風潮始漸漸平息，而工作不啻受一重大打擊矣。

△夏超反正出發前方 宣傳許久的國民革命軍，還只到了閩江，悶煞許多同志多未能展其懷抱出盡風頭，幸虧十五年秋盡冬上之時，夏超就任十八軍軍長反正逐

孫，于是寧波諸同志，都喜得眉飛色舞，一般女同志首先組織慰勞隊，慰勞前方將士，男同志充作宣傳隊員，到西興去宣傳。斯時OP之在寧波，像煞一「空城計」大部人員都調往前方去了，寧波城廂沒甚CP份子，剩得楊眉山老頭子一個人像空城計上諸葛亮，大唱其紹興高調觀看山景。

▲楊眉山榮膺監委 雖然夏超反正像曇花一現，終究國民革命軍來到甬江之濱了，于是吃飽西興錢塘江爛泥的同志，個個跳躍而出，有的參加曹萬順的十七軍任政治工作，有的榮任市政府委員，有的就做OPCY幹部委員，而楊眉山來頭更得其所哉的做起了縣政治監察委員。組織監察委員公署，坐起雪亮的包車，還加上兩名肩大刀的衛兵，那時CP份子的做官心熱，內部組織散漫無紀了，只可憐幾位民運份子，在白天大喊口號，擁護某某，打倒某某，晚上還是在寺廟裏硬板上赤着腳睡覺，與做官的比較，真有天壤之別呢。

▲莊禹梅被捕王楊倒霉 王俊榮任甯波警備司令，在斯時是無聲無臭，因為黨

權高于一切，什麼事情，都得請示市黨部裏常務委員楊眉山等。市黨部有個機關報「民國日報」，是民校同志莊禹梅主持的，那天不知如何說了一句「兵即是匪匪即是兵」，惱怒了王司令將莊捉將官裏去，自然黨部的所屬各民衆機關都出面去保，計有：

市黨部 楊眉山（C P）

總工會 王 鯤（C P）

商 會 袁端甫（無黨籍）

農 會 竺清旦（C P）

教育會 張葆靈（國民黨）

學生會 區安慶（C P）

那時安慶九江已經清黨，蔣老總已有密電到甬，所以五個人進去（農會代表竺清旦半途溜之大吉了）只三個人出來，王楊二人是被扣留了。

▲楊虎陳羣到甬江 王鯤楊眉山當時頗受優待，那是王司令個人的私德，C P的書記乃由陳國詠兼在，公開一時的行動，仍舊回復往昔秘密的形態起來。所有工作，注重于鄉下農民及江東的和豐紗廠，城裏差不多是有名而無實了。等楊虎陳羣一到，城裏C P份子多早于前夜逃往鄉下去了。所以給清黨司令捉到的只是幾個不重要或者是冤枉的民校同志爲多。重要的僅王楊二人而已。王楊二人在楊陳到甬之日即被梟首于小教場，同時有一個鎮海拿來的女同志胡姣芹，因爲不答應嫁給公安局長吳萬均，也被槍斃于小教場。這真是阿拉甯波地方破天荒的創舉，然而共產黨在甯波亦從此斂跡起來了。

▲尊湖農民大暴動 清黨以後一大批忠實同志，被困囹圄，許多C P分子倒漏網逃到海濱與海盜勾結，十七年春奉化尊湖村終于不幸遭受浩劫。緣尊湖暴動之起因，是爲了一農民給業主提到奉化縣去而起的。經過卓蘭芳一般人煽惑一下，乃如陳涉削竹桿爲戈矛築起土堡與官兵對壘，相持三天，始潰竄落海，陸地雖得太平無

事。而海盜却因此增加不少。

▲夏曦被派到甬 甬湖暴動平息，城內王家墩機關也相繼破獲，捉着的幾個小嘍囉，無從取得有價值的口供，向監獄丟下便算了事。至此C P中央分了幹部與取消二大派，寧波的幹部與下級以歷史關係當然投向幹部派，幹部派為要整頓寧波支部（已經縮小為支部）起見，將寧波幾個不能出面的，都調往溫台諸區，另外特派湖南喧嘩一時的夏曦到甬整理，可是夏曦蟄居寧波西門外柴爿店樓上一個月，沒有什麼成績，乘興而來敗興而回。

▲最近破獲幾處機關 寧波唯一的和豐紗廠停工，農運領袖卓蘭芳于去年在杭州被槍決，竺清旦又赴俄留學，所以C P所持的農工二大運動差不多興不起來，在寧波主持的只是一個湖南人姓羅的與散處鎮海奉化的幾個寧波教員而已。三月間忽被寧波公安局檢查到一封怪離的信，信中說是一人則局長（公安局長俞濟民）難運動到耳東縣長（縣長陳寶麟）模稜兩可下級人員非錢不可所以請哥哥（指杭州省委

（多帶些錢來，且母親生病（大概是書記或特派員生病了）醫藥頗費……」等語，按址往搜，果然有一個生病的人，就此病人一問，馬上招出許多地方同志所在，這一來寧波共黨可說風消雲散，至多也與不起什麼大浪小風來了。

回尾聲

▲蔣老總有了後裔 寧波共黨小史草草完結，忽然跑來一個朋友報告一段有趣的新聞（以下是他說的所謂新聞）。

吳近與林娜不是同被派遣留俄嗎？在赴海參威的途中，一個上舖一個下舖，天氣炎熱，肉慾衝動，發生了關係，這原是輕薄的吳近的不好，因為觀兩人過去的行，吳近是非常羅曼諦克而且是放浪乎形骸之外的，這一對到了赤塔還未到莫斯科便宣告脫離關係……後來林娜忽然與早在俄國背叛老子的蔣經國會面，一會面兩人便正式同居，計算有了兩三年夫妻關係了，林忽被派回國工作，蔣因不願回國，便

讓林大腹便便的抱着七石瓢回來，上個月我（朋友自謂）碰到林抱個幼孩，樣子非常狼狽，向我友誼上借幾元錢給她，我便把所有的一元數角錢都傾囊給她了，問她這個小孩是誰，她說是蔣經國的，上月初頭生的，我看這個幼孩黑胖活潑，惜乎是野合而生的，否則抱到溪口交給經國的娘，怕不是很福氣呀？

取消派的形成及其沒落

明 遠

△釋名 中國托落茨基派，用以向社會號召的名稱，原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其所以稱為取消派者，乃幹部派用以誣蔑之辭，而外人不知，亦即以取消派稱之。至於幹部派其所以取消派的名稱者，不但因「取消派」三字含義明顯，同時也同取消派在俄國革命歷史上留有不可污滅的污點。蓋自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在革命集團中，曾發生這樣一種派別。他們認為革命已經失敗了，在革命

低潮的當時，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在發動議會運動，爭奪國會議席，如果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能佔得三分之二的議席，那麼革命便可不流血的成功，至於一切秘密工作，應該完全取消，因為這種工作是不適宜於革命低潮的時候。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大都為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而其他革命集團，認為取消秘密工作，即是取消革命，應用以取消派稱之，這是「取消派」三字的歷史根據。中國共產黨幹部派因為痛恨反對派的攻擊，同時反對派亦有國民會議的主張，故亦以這種含義明顯而有歷史污點的名稱相加。結果，所謂「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宣傳上以及對於社會的影響上，過於狹隘，以致原名不彰，而別名反顯。作者沿用此名，亦正取其普遍，然為存真起見，故略加釋疑，藉以免後人之誤解耳。

▲「我們的話」派 過去有些人，認為取消派的形成，以「無產者社」為發軔，其實這是錯誤的。據作者所知，陳獨秀的小組織之變為「無產者社」，就是說，陳獨秀及其親信幹部之變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是在與已存的「我們的話」派

接洽以後的事。所以敘述取消派形成的歷史，應以「我們的話」為始，這是作者在說到正文之前，得首先交代清楚的。

「我們的話」派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其中除梁幹喬外，都是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的。然而就是梁幹喬在去莫然科以前，也只是一個剛加入不久的青年團員，所以他們在成為「我們的話」派的發起人之前，他們雖然在中山大學多少學得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然而實際鬥爭經驗，是完全缺乏的。他們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傳統精神，他們之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親密的感情，他們對於工人階級生活的痛苦，沒有任何的認識和必須的熱情。他們還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完全支配着他們的頭腦和生活。這與未來「我們的話」派的分裂及其沒落，是有其直接的血統和關係的。

他們之成為「左派的反對派」，完全是偶然的事。分析起來，大概不外：一，在共產黨內資格太淺而太無根基；二，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慾此澎湃；三，對於中國

革命失敗的憤懣；四。托狄克引誘及其對於史大林的錯誤之消極的批評，和對於中國革命之積極的主張。這四個條件便作成了他們的反對派的資格，他們於一九二七，二八年先後加入俄國反對派的秘密組織，并在中山大學從事反對派的活動。但他們都爲其小資產階級的天性所限制，他們不能成爲一個積極的活動者，只是拿反對派的理論坐在教室裏清談而已。東方大學的中國班和中山大學，曾先後發生過很有意義的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可是他們這般人，都不主張參加，而且事實上他們也不會參加。正因爲如此，所以終他們在中山大學時期，反對派始終是他們幾個人。他們這種清談不能行動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也就是後來「我們的話」派，只是分裂而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九二八年冬，他們聯袂回國，便在西比利亞火車上召開反對派會議。當時與會的有張特，曾猛，區芳，史唐，陸一遠，梁幹喬等數人。會議結果，決定回國後成立反對派的獨立組織，且將活動的地盤，分別加以規定。關於政治方面，除對於

機會主義加以消極的批評和漫罵以外，沒有什麼積極的主張。雖然如此，但這次會議在後來該派的記錄上，仍追認為反對派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因此會在反對派歷史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也。本來，依托落茨基估計，反對派的組織形式，不能是與幹部派對立的第二黨，而只能是共產黨內部的一個小組組織，所以歐美各國的反對派，在開始都是取黨內小組組織的形式。而在中國，據托落茨基的意見，因為革命低落的關係，是更應如此的。可是他們由於領袖慾的驅使，他們不會遵照他們領袖的意志，他們到上海後，就發行「我們的話」作為大機關報，「我們的話」派，亦即由此得來。他們在「我們的話」上，對於所謂機會主義者，尤其是對於陳獨秀個人，肆意攻擊，而對於改組後的中國共產黨，亦盡其謾罵之能事，至於反對派的積極主張，則從不會公開地提出。「我們的話」派成立後之堙沒不聞，以及對於社會之毫無影響，其原因亦正在此。關於組織方面，其最高機關是所謂的總幹事會，總幹事會以下有所謂區的組織，如當時已有的香港區，廣東區及上海區等。總幹事七

人，即張特，區芳，史唐，曾猛，張師，梁幹喬，陸一遠，其中除梁幹喬區芳在香港外，餘均在上海負責。然因其政治主張既不顯明，同時活動範圍又甚狹隘，所以直到二次代表大會以前，並未有若何發展，只不過憑藉私人關係，拉攏若干親戚朋友和同鄉，以壯聲威而已。

正在這個時候，有很多留俄學生陸續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其中有些人，在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已種下了反對派的根，回國後與幹部派格格不入，於是便和「我們的話」派接洽。論理，「我們的話」派，對於這派當歡迎之不懈；然而「我們的話派」卻堅拒不納，其原因雖然多少帶有政治意味，但主要的不外一種主觀的排擠作用。這般人既不容於「我們的話」派，同時彼此又不能竭誠的合作，所以在幾度發行刊物和另行組織的企圖幻滅以後，便各自分途活動，在這裏就撒下了未來反對派四分五裂的種子，而「我們的話」派之關門政策，都是這四分五裂的種子之播種者。

▲「無產者社」與「我們的話」派接洽的人，在先有王平一徐乃遠來燕堂尹寬冷紫亮等，在後又有劉仁靜劉英趙濟王文元等，其中除尹寬外，都是留俄學生。他們較之「我們的話」派的人物，不但在工作經驗上來得豐富，即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學習上，亦堅強得多。然以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話」派的門，更是關得牢牢，甚至連透空氣的門隙，都不曾有。恰巧那時陳獨秀彭述之等，被幹部派開除黨籍，弄得滿肚皮的牢騷。爲了報復起見，便在尹寬有力的慫恿下接受了反對派的主張，於是這般被「我們的話」派拒於門外的人，經過尹寬王平一與陳獨秀接近起來，並且經過一度商量之後，便由雙方各派數人組織一個什麼委員會。其表面理由爲研究反對派各種主張的原則問題，其實爲斟酌在新組織的位置的分配。蓋當初時把被「我們的話」派所拒於門外的人物，加上陳獨秀夾帶中的人物，真可謂人才濟濟，要想把這些人，溶於一爐而使每個人都有發展的機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經過長期的手續，公開的拉攏，秘密的疏通，但因問題的過於困難，弄得無法

解決。其困難的焦點，就陳獨秀方面和留俄學生方面，都想在新組織內佔得多數。在留俄學生方面，認爲新組織應無條件地以他們爲中心，陳獨秀們只能參加而已；但在陳獨秀方面，認爲新組織如以留俄學生爲中心，那將來不但不能御之裕如，甚至至有完全被排擠的可能，所以對於最高位置的分配，無論如何都不放鬆。結果問題愈弄愈僵，後來陳獨秀就暗中召集其夾帶中的人物，開一個秘密會議，認爲對於留俄學生方面，決不能完全合作，最多只能拉攏一部份。並認爲組織的時機不可失，必須搶先組織起來，於是就由這次秘密會議產生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共五人，其職務分配如下：

總書記陳獨秀，

宣傳尹寬，

組織彭述之，

幹事劉仁靜馬王夫。

同時又發行刊物一種，定名為「無產者」，陳獨秀派之稱爲「無產者社」亦卽以此故。「無產者社」與「我們的話」，完全不同，牠開始成立，就有三十餘人，而這三十多人中，大半都是陳獨秀的幹部。活動的能力既強，活動的範圍亦來得廣，此外加上比較優越的經濟條件，和馬玉夫個人的線索，未兩月即拉得七八十人。同時在北平因任曙和另一個江某的線索，也拉得了十幾人。一時陳獨秀得意非凡，大有取「我們的話」派的位置而代之之勢。同時在政治上，「我們的話」派是不言不說，取「緘默」主義，藉以藏拙；而「無產者社」則完全反是，發表政治宣言，提出國民會議的中心主張，批評幹部派之盲動的錯誤，並大罵「紅軍」爲土匪。雖然陳獨秀後來又認爲這些主張，大半是錯誤的！並由「大罵紅軍爲土匪」，而改爲「紅軍是第三次革命的主要力量」，然而「無產者社」在這時的瞎吹瞎擂，却已收獲了意外的效果，儼然成了反對派的代表派。無論反對派的主張是錯誤的或是正確的，社會上都舉「無產者社」批評之或者贊賞之。至於已經存在了一年有餘的「我

們的話「派，反而無聲無臭，埋沒不彰。這其間的原因，當然很多，但陳獨秀的這樣一塊響亮亮的招牌，怕是此種分野的主要原因吧。

△「十月社」 劉仁靜與其他的留俄學生稍有不同，其不同處並非因為他去莫斯科以前，曾經做共產黨青年團的總書記，而是因為他曾受命於托洛茨基，囑其回國後，整理並發展反對派。同時由托洛茨基親自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綱領，也是由他帶回。他挾有這種種的條件，所以當其抵上海之始，驕氣不可一世，似乎你如果要當反對派，必須到他那兒報到一樣。然而那時「我們的話」派的態度，卻也走向另一極端，開始對之完全置諸不理。後來劉仁靜見不是事，只得轉向「我們的話」派報到，於是「我們的話」派，即派宋逢春張特二人與之談話。因為一個是不甘屈服，一個是故抬身價，談了幾次都談不攏，於是劉仁靜轉而求售於陳獨秀，然而結果也只弄得一個幹事。區區一個幹事，對於以中國托洛茨基自居的劉仁靜，不但不能滿足其慾望，而且就劉仁靜看來，這簡直是有意污辱，所以當「無產者社」

成立和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發表以後，劉仁靜於惱怒之餘，即糾合其平日最接近的幾個人，單獨成立「十月社」，發行「十月」刊物一種，對於「我們的話」派和「無產者社」肆意攻擊。當然劉仁靜比之「我們的話」派的人物，要聰明得多，本來他之所以不得志於「我們的話」派，以及爲「無產者社」所不容，完全是由於地位的關係。但他在「十月」上，當說到與「我們的話」派不能合作，以及與陳獨秀分裂時，他却完全是由於政治主張之不能一致。他攻擊「我們的話」派沒有主張，他罵陳獨秀等爲機會主義者，這當然是事實，但由劉仁靜口中說出來却是一回事，僅僅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如果劉仁靜捫心自問，我想也會啞然失笑吧。

「十月社」成立之始，僅僅九個人，內中尚有兩個無所謂而又並不摩登的女士。其負責人爲劉仁靜王文元冷紫亮。後來劉仁靜假金錢的魔力，繼續拉得了若干人，但到反對派統一的前夜，連宋蓬春在北平拉得的合在一起尙不足三十人，其發展的遲緩，也就可想而知了。

▲「戰鬥社」

當時與劉仁靜一起同向「我們的話」派接洽，後來爲「無產者

社」完全排擠出來的，尙有王平一劉胤等若干人。他們這般人，與「我們的話」派

的人物不同，他們在共產黨內都有長期的歷史，對於實際工作有很豐富的經驗。同

時他們與「無產者社」的人物也不同，他們在莫斯科都已成爲托洛茨基主義者，他

們對於反對派的理論與實際，都有很切實的體念。並且他們與劉仁靜也不同，劉仁

靜的活動是一種政客的活動，而他們卻是以其工作經驗和反對派的堅強主張到處盲

動。他們當然也有領袖慾，但在決定問題的時候，領袖之於他們，只能起次要的作

用。他們在與「我們的話」派接洽的時候，就首先批評「我們的話」派在政治上的

短見，和工作方法上的錯誤。並提出些關於政治方面和組織方面的許多建議，但完

全爲「我們的話」派所拒絕。後來由尹寬的拉攏，漸漸與陳獨秀彭述之等接近起

來，但這只是一種感情的聯絡，談到政治問題，彼此總是南轅北轍，格格不相入。

話談得愈多，意見反而愈分歧，愈不能妥協，結果終因彼此的意見相隔太遠，以及

地位分配的難過，以至鳥獸散，然他們雙方因爲接近的比較久，話談得也比較多，所以彼此的弱點，相互間也就知道的比較詳細。因之互攻起來，較之劉仁靜之與「我們的話」，與陳獨秀等，或「我們的話」與陳獨秀之相互間，更是入骨三分；也正因爲如此，所以在他們這般人，與陳獨秀等之間，始終是一種敵視的態度。這不僅在當時，即在進行統一運動的時候，甚至在統一以後亦然，反對派統一運動的失敗及其沒落的迅速，在這一點上，亦頗有關係。

王平一劉胤等與陳獨秀等決裂以後，既不願屈服於「我們的話」派，同時與剛成立的「十月社」，尤其是與劉仁靜個人，亦難相融，於是就不得不另起爐灶，進行其獨倡「戰鬥社」的組織了。「十月社」成立不久，「戰鬥社」也很快地成立起來。既然單綱幹，當然也得出一種刊物吶喊吶喊，於是「戰爭報」也很快地現於我們的眼前了。據說是因爲經濟的困難，「戰鬥報」出了一期，便不會繼續出版，這大概是事實。因爲據作者所知，「戰鬥社」的人物，比之老奸巨滑的陳獨秀們固不

如，即比之吹拍發善的劉仁靜亦覺減色。大都是四四方方的傢伙，其不能弄得多錢，自是意中之事。而其發展的遲緩，以及對於社會影響的稀薄，在反對派各派中，要算是首屈一指。其中比較活動的爲王平一，劉胤，趙濟，徐乃達，朱逸民，閻永昌等數人。至反對派統一時，其總共人數，尙不足三十人，與「十月社」可謂難兄難弟。

△反對派的統一 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反對派各派根據托落茨基來信，便由各派派兩個代表開一會議，商量統一的初步辦法。在這次會議中，因爲「我們的話」派的代表張特，事前已與「無產者社」有相當默契，所以當着「戰鬥社」的代表提出過去分裂的問題時，張特頗袒護「無產者社」，並據此指「戰鬥社」沒有統一的誠意，致引起各代表的憤激，於幾度擾攘之後，會議終無結果而散。本來，在各派決定進行統一的時候，各派對於統一的态度，非常不一致，在「無產者社」看來，統一該做到不是各派的合併，而是「無產者社」的擴大，所以在統一運動進行之

始，就決定「適合於此種目的策略——就是分裂「我們的話」派，拉攏「十月社」，打擊「戰鬥社」。可是在這次會議中，「無產者社」的代表，未能適當地應用，致激起「十月社」的代表惡感，而予「戰鬥社」的影響更惡。至於「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對於統一的态度，比較「戰鬥社」來得溫和。他們認為統一無論如何比分裂來得好，如各派能消除以往的成見，和衷共濟的合作，則前途更可樂觀。他們對於統一沒有過分的要求，只要中央委員會的位置，能夠獲得適當的分配就得。對於「無產者社」的陰謀和野心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而「戰鬥社」對於統一的态度則非是，他們認為四派統一，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事，如果勉強統一，那麼反對派的正統，將有中斷之虞。他們願意與「我們的話」，「十月社」統一，因為他們認為彼此即分裂，完全是人的問題，如果大家能開誠布公，什麼問題都不會。至於與「無產者社」統一，他們認為是最危險的事。據他們說，「無產者社」就其政治主張說，離開反對派的主張尙遠，而其組織則完全求脫離陳獨秀個人組織

的形態。經過這次會議之後，不但在「戰鬥社」與「無產者社」之間，又加上了一條裂痕，就是「我們的話」與「十月社」對於「無產者社」，亦起了相當惡感。所以在會議上，「戰鬥社」認為與「無產者社」絕對沒有統一的可能，而「我們的話」和「十月社」認為可以與「無產者社」進行統一，不過政治問題須澈底討論。在組織上，願意與「戰鬥社」聯合打擊「無產者社」對於統一的野心，於是「我們的話」派，撤去張特的代表資格，改派陳亦謀出席。重新召集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無產者社」的代表，發現了其他各派的聯合綫，所以頗小心翼翼，不多說話。會議結果，產生了一個統一委員會，由四派各派代表二人組織之。於統一委員會之下，並設有「政治決議案起草委員會」，「各派人數調查委員會」以及「各項社會運動討論委員會」等等組織，並規定在兩個月內，把應做的事做完，兩個月後，召開統一代表大會。關於各派派代表的辦法，規定每十五人派代表一人，可是事情並不會照規定的時間實現。其間的阻碍當然很多，但最大的要算大會經濟問題之難於解

決。當然「無產者社」與「戰鬥社」之暗中不斷地勾心鬥角也是主要阻碍之一。

在統一運動進行的過程當中，最起勁而最有步驟的，要算「無產者社」，至於其他各派，雖然有聯合一致的口頭協約，但彼此同床異夢是不免的。同時當時各派內部都鬧得烏煙瘴氣，「十月社」開除劉仁靜後，雖然失却了統帥，但彼此尙能融洽。不過對於各派的關係非常動搖不定，有時甚至傾向「無產者社」方面。「我們的話」派因張特與「無產者社」勾結，梁幹喬與區芬互相排擠鬧得四分五裂，無暇對外。至於「戰鬥社」人既少，而且外寇方殷，照說是照團結一氣的，可是在統一大會的前夜，由於出席大會代表的競爭，也是弄得四分五裂。所以單拿大會前的各派內部情形看，「無產者社」已可勝利，何況「無產者社」公開的有手段，暗中的有陰謀，此外加上出席代表人數比較多，其勝利是當然的事。

統一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上海提籃橋附近的一角上宣佈開幕。「我們的話」的代表最多，共有七人，其次「無產者社」五人，「十月社」三人，至於

「戰鬥社」則最少，僅有二人。本來規定大會開兩天，但事實上集會三次，總共不過五點鐘。其經過情形說來頗堪發笑，第一天開兩次會，第一次會就是由陳獨秀做了一個報告，本來當時「戰鬥社」代表，要討論陳獨秀的報告，而主席王文元則宣佈午飯時間已到，討論可候下次會議，於是第一會議就比終幕。下午開第二次會議，主席鄭超林宣佈政治決議案討論的步驟，於是亂七八糟的你說一頓，他說一頓，後來「戰鬥社」的代表要求發言，主席則說已到散會時間，沒有說話的可留待明天會議時說，於是第二次會議又完了。第二天，上午繼續開會，本來是要繼續討論政治決議案的，可是主席陳亦謀在宣佈開會，忽然有一位「無產者社」的代表江某由外邊衝進會場，對主席說，外面又發現便衣偵探，於是主席即提出大家討論。另有一位「無產者社」的代表彭述之即起立發言：他說外面形式既很危急，不如提前選舉，如果沒有什麼，則不妨繼續討論其他未決的問題，否則可交中央委員會辦理。這時大家都有點誠惶誠恐，誰也保不定不出岔子，結果彭某的提議在其他幾人

附和之下，便一致的通過了。於是在百忙中分散選舉票，大家塗個名字，在投票以後，有些膽小的不等開票，便溜之大吉。然而另外有一部份人，則鎮靜非凡，好像若無其事的開票唱票。結果正式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產生如下：陳獨秀，彭述之，羅漢，鄭超林，王文元，濮德治，陳亦謀，宋逢春，和一個香港代表張某，共九人。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如下：梁幹喬，尹寬，張特，江某宋某共五人，就派別說，在十四人中，「無產者社」當選六人，「十月社」當選五人，「我們的話」當選三人。但一個香港代表，在事實上不能發生任何作用，而張特和宋某則已是準「無產者社」，另一個叫羅漢的，表面是無所屬，而事實上也是準「無產者社」，至於轟轟烈烈的「戰鬥社」則完全落選。事後一般人對於選舉的結果，無不詫異，然而這却是「無產者社」在反對派統一運動一開始就已預定了的，現在不過是揭曉預定的結果而已。雖然假偵探以威嚇，然而事實上這是無法可以提出來質問的。同時「我們的話」被「無產者社」煽動得分裂了，「十月社」則官運亨通，獲得了異外的勝

利，所以「戰鬥社」那些硬生生的傢伙，雖然事後憤怒，然而啞子吃黃連，苦是說不出的。於是這般「無產者社」，便將中央委員會的大權完全握在手中，而陳獨秀則儼然又恢復當年氣概，雖然得意非凡，可是好景不常，大會閉閉不久，便跟着來了個大破壞，九個所謂中央委員，有六個被捕，於是無法吶喊了，以後反對派也就此一蹶不振，一天天的向着墳墓蹣跚。

△反對派的沒落

反對派在統一的前夜，各派聯合起來將近四百人，這在反對

派的歷史上最興盛的時代。迨統一後，因為份子龐雜和經濟的無辦法，便一天天地顯出衰敗的景象，馬玉夫的告密以及後來到南京自首，對於反對派是一個不可醫治的創傷。而「我們的話」在被分裂以後，除張特一部份人投降「無產者社」外，大部份人因政治的無出路，於是消極的消極，脫逃的脫逃，弄得瓦解冰消。至於「戰鬥社」被排擠以後，差不多整個與反對派中央委員會是處於消極的不合作當中。這些現象，對於反對派的沒落，當然也有嚴重的影響。

反對派的沒落是必然的；反對派統一的不景氣，便是此種必然的反映。反對派經過第一次破壞以後，中央委員會僅剩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三人，於是將吳季嚴，劉仁靜張特等拉進中央委員會來工作，企圖死灰復燃。但是這些人都是些「天生」的領袖，坐在屋子裏發號施令未嘗不可，如果叫他們到羣中實地工作，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所以工作是無法進行。同時被陳獨秀等所排擠的一部份人以及嚴靈峯陳代青等，不時的與中央委員會鬧意見，統一後的反對派，就長期的陷入了此種不生不死的狀態中。這種狀態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二年秋，後來宋蓬春漢德治等相繼出獄，曾經有一個短時期的活躍，然而嚴格說起來，也不過是多開了幾次會。至於工作，除滬區多少有一點外，其他各地是什麼都沒有。然而就在這時，第二次的破壞，也就接踵而來。

如果說第一次的破壞，是反對派沒落的開始，那麼，第二次的破壞便是反對派沒落的告終了。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反對派的陳獨秀彭述之等被捕以後，僅餘的只

有劉仁靜嚴靈峯三數人。據說他們近來在暗中頗活躍，但據作者所知，他們所活動的不是爲反對派，而是爲他們的衣食父母A B團，至於反對派，可以說是完全死滅了。

共黨取消派的過去

劉 珊

▲緒言 取消派是共產黨內的一派。在今日的共黨的政治派別，多如牛毛，大概言之，可分爲中央派（即幹部派，又稱斯達林派，國際派），托洛斯基派，陳獨秀派（又稱元老派），右派（包括羅章龍右派，王克全右派，以及已經死滅之何孟雄右派而言）。所謂取消派，是包括托洛斯基派，陳獨秀派兩方面而言。取消派的過去可以陳獨秀的被捕，爲劃一段落。陳獨秀被捕後，爲另一時期，將於另文再行述叙。陳獨秀的被捕，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在乎他個人失却指導能力，而在乎取

消派的最高指導機關的完全摧毀（常委全體捕獲），這給予該派的打擊，好似殺掉他的頭。

▲取消派名稱的由來 取消派的正式名稱爲「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當一九三

〇年五月中，陳獨秀，彭述之，高語罕，王獨清，劉仁靜，蔡振德（係中國托洛斯基派的活動份子與陳獨秀友善）等等（尙有大批不重要人物，已記憶不起）先後被當時共黨中央——李立三向忠發所主持之中央——開除黨籍，陳獨秀遂領導其忠實信徒並聯合托洛斯基派共百餘人，發出政治意見書。共產黨中央認該意見書內所羅列的政治主張，爲「取消」中國革命的主張，因此遂給該派（中國共產黨反對派）以取消派的名稱。此後因共產黨長期宣傳，該項的名稱以示譏刺，取消派之名乃大彰，而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的名稱，反無人知——至少知者不多。

▲托洛斯基派在取消派中之作用 陳獨秀所以毅然離開「中共」而自成立一派者，托洛斯基派的離間政策，煽動作用，亦有不少的關係

中國托洛斯基派，發祥地爲莫斯科之孫文大學，因中國留俄學生在留學時間內被托洛斯基的理論麻醉，特別是一九二七年後中國共產黨之沒落，使一般有智識的優秀青年（指留俄學生中的小資產階級而言），大部分都秘密加入托洛斯基派的組織。蘇聯共產黨（簡稱聯共）清黨後，這些份子都被清除出來，除重要首領或活動份子被放逐或拘禁外——例如蔣經國之被拘禁，不能自由回國，蔣係托洛斯基派一個活動份子——，其餘不重要的份子，均行驅逐回國。這些份子，總計不到二十餘人。一到上海，便找到中共（中國共產黨簡稱，以下仿此）組織關係，及到中共接到國際命令，便立將此輩開除黨籍。此輩在混進中共時間中，雖然個別的有工作關係，然而終以人力，經濟等俱難組成一個政治派別。在這時候，陳獨秀等已有小組組織，托洛斯基派因蔡振德之引進，亦加入了此小組組織。在此小組組織中，托洛斯基派（以前簡稱托派）起了很大的作用，直至促成陳獨秀派離開中共而獨立，甚且政治上亦領導了陳獨秀派。自反對派（即取消派）成立後，托派仍能保持一獨立系統，

在反對派中起黨團作用，而在下層黨員羣衆中，極力擴展自己的實力。反對派中央常務委員會被破獲後，該派（指托派）所受損害甚微，托派反因此時機擴大了自己的組織。

▲取消派中央常委破獲原因之傳說 取消派中央常務委員會的破獲，其原因外間有兩種傳說：一，爲共黨幹部派之陷害，似非確事已見報載，不贅；二，爲取消派之某常委在數年前被捕，已判刑期六年，在一九三二年中已坐滿三年，不知何關係。而向政府自首。其人釋出至滬後，陳獨秀彭述之等，仍請其擔任常委之職。取消派之整個組織，遂因此而摧毀，這裏可以證明取消派的組織是不嚴密的。

▲取消派過去組織概況 取消派自陳獨秀等發起組織以來，以至陳等被捕止，牠的組織始終停留在狹小的範圍內。牠的組織系統，爲中央——省委——縣委——區委——支部等垂直的組織，有個別的地方，以一省委兼數省的黨務。在省委之下，亦有設市委者。有時爲縮小直屬單位，增強指導效能起見，設立幾個特別委員

會來管理數縣黨務。總之，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是一貫的延續下去的。

【甲】資產階級取得優勢，封建勢力已成為殘餘的殘餘。統治階級的內容是如此，剝削關係亦是如此。

【乙】封建勢力尚佔優勢，在個別的都市中（如上海天津），資本主義化的事實，只能證明帝國主義的資本侵略的成績。

【甲】中國革命的性質，已經是社會主義，牠的原動力為城市的工人，鄉村中的僱農。

【乙】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資產階級已不能完成此任務，其動力為工人，僱農貧農中農，以及城市貧民。

【甲】開國民會議。

【乙】蘇維埃運動。

【甲】現在的紅軍，是一種變相的土匪。

【乙】現在的紅軍，是蘇維埃的骨幹，中國革命的動力之一。

【甲】對農民運動認爲是反對地主，反對富農以至中農，農民中能參加革命者，是僱農貧農。

【乙】對農民運動，認爲是反對豪紳地主以至富農及高利貸者，農民運動的原則，是僱農貧農爲骨幹，而取得中農的聯盟。

【甲】對土地問題，應照社會主義革命的辦法。

【乙】對土地問題，應照資產階級革命的辦法。

【甲】對職工運動，工人認爲在目前只能作經濟的鬥爭，爲了工人自身爭取經濟的利益而罷工，亦必須慎重，同盟罷工，政治罷工，認爲是絕不可能的。赤色工會的組織亦認爲是不必要的。取消派在職工運動曾經領導工人監督資本，增加生產，改良生活由工會開除工人，其證例爲上海報界工會（該會係取消派所領導者），在一九三〇年中曾有此事實。

【乙】 絕然相反。

【甲】 對日本佔領東三省事件的分析是因中國革命失敗，所以日帝國主義大膽進攻中國，目的是為對美，並且是解除自身的經濟危機。

【乙】 對此事件的分析主張，隨處可以找到，茲不贅述。
還有關於革命原理的鬥爭，這裏因為節省地位，姑不多贅。

關於上述的政治問題，因為我們無須評論誰是誰非，所以用極其簡略的寫法。這簡略的寫是必需的。在這裏是可以告訴讀者，取消派與幹部派雖同是共產主義，或竟可說同是共產黨——幹部派認取消派為敵對的反革命的政治組織——然而他們（指取消派與幹部派）中間，與其他政治派別，同樣的具有不可妥協，不能調和，兩個原則不同的政治主張存在着。因此取消與幹部的政治鬥爭，是繼續深入的，此外在組織上，互相的誘惑離間你欺我騙，以致於離開政治主張，專事對罵，尤其隨時隨地可以看到。

△向幹部派求和失敗。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轟炸上海時，取消派的領袖們，不知如何，對於自己的政治主張動搖起來，特別是經濟的危機，使他——取消派——感覺得沒有出路，陳獨秀遂領導取消派中央發出向幹部派求和的宣言。其大意謂：『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我們應該開一聯席會議，來解決一切過去的糾紛，此後應該在一條戰線上奮鬥』。幹部派中央對此主張認為是一種兒戲，置之不理。（取消派之所以如此主張，主要是想假借幹部派的錢而幹自己的工作）。自此事件發生後，幹部派之得意固不待說，而取消派政治主張之破產，陳獨秀信譽之掃地，幾無法可以收拾。

△取消派政治之破產與組織之分化。取消派自中央常委破獲後，一時組織呈現了空前的零亂破碎的現象。取消派的組織，本來是很缺少的，經此致命打擊之後，實際上可以說是宣告破產了。雖然遭受破獲的，祇是一個上層領導機關，而在此羣龍無首時期中，取消派的政敵幹部派，取消派之友羅章龍王克全等右派等以至同床

異夢的托洛斯基派，均下了奪取下層羣衆的動員令。該派活動份子，幾爲上述各派瓜分殆盡。其餘失了時效的老牌黨員，反無人顧問。其分化的比例如次：

幹部派，奪得十分之三強；

托派，奪得十分之四強；

羅章龍王克全右派，只得十分之一弱。

其剩餘者，或流離散失或向政府自新，仍繼續努力，企圖死灰復燃者，僅劉仁靜王獨清等。

▲陳碧蘭的例證 在這裏一個例子，來證明幹部派手段的毒狠：昔日取消派要角陳碧蘭女士，原爲彭述之之妻。自彭被捕後，初則爲彭奔走營救，繼仍致忠取消派，今則終因幹部派之進攻，似已投降幹部派。茲聞數日前陳女士被一幹部派某要員的誘惑，在上海盆湯弄口南京飯店開房間。想春風一度後，政治問題亦隨之而解決，而陳女士亦必回幹部派任要角矣。

△贅語 本文至此，其經過已完，祇得作一結束。不過王獨清張特等人，又在重振旗鼓，企圖死灰復燃，而建立取消派的復興運動，亦頗有一述的價值。但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當於另文再行詳細述叙。

湘省馬日事變之經過

黎守一

△馬日以前 馬日者乃民國十六年之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之額目爲馬，馬日之由來，即此故也。自民國十五年九月間，革命軍底定湖南後，舉凡湖南之黨政軍大權，全在共黨之操持中，益以彼時之唐生智滿擬利用共黨以厚勢力，故其餒益高張而不可遏。時唐部之第八軍（軍長爲李品仙）第三十五軍（軍長爲何鍵）第三十六軍（軍長爲劉興），皆隨唐出征河南，省防軍隊則爲許克祥周榮光等五團。共黨則所謂農會工會之自衛隊糾察隊，風起雲湧，不可一世，對於軍人眷屬，亦時加

以士豪劣紳之頭銜，侮辱備至，如何鍵之岳父黃某，即曾受共黨戴高帽遊街之一人也。

△事變醞釀 時共黨又以分配土地相號召，致令一般有產業之軍官不安，乃羣相與謀對付，其始也由何鍵言之於唐生智，唐此時正迷信共黨，不僅不爲容納，且以渠本人之父尙爲共黨所辱之語以斥何鍵。蓋唐父承緒在趙恒惕主湘時代，曾藉子力擢得其時湘省七司中之最有可爲之實業司長，唐父原恃老太爺頭銜而做司長，以致聲名狼藉，爲全湘人士所不滿。及趙恒惕去位，唐父以唐故，仍然從事其挾妓縱樂之日課於長沙。某日，其所眷坤伶名歐福金者，忽蒙共黨要角郭亮之垂愛，必欲鸚歐留宿。適唐父亦在歐家，歐家之龜鴿，當以唐老太爺在此相拒，不料郭亮率領工會糾察隊包圍歐家，竟將唐父擁至工會，擬以貪官污吏罪狀加以懲罰，幸經張翼鵬馮天柱極力說解，結果罰洋三萬元充工會糾察隊服裝費始行了事。而唐父自此便不敢在長沙居住，走漢口訴之於唐。滿擬以子三軍之衆，當可洩此一忿，詎唐反錮

其父多事，不予之理。唐父以子既不可靠，遂斥資購一小汽船，載客運貨於長沙漢口之間，即彼時武漢人士所號唐老太爺船者。唐父此舉，並非單純之求利，蓋以水上安全，便利挾歐福金以俱也。

▲許克祥發難 共黨以唐生智之擁護，益形猖獗，甚至任意殺戮軍官，如何健部營長廖某請假返醴陵省親，竟爲醴陵之鄉農協會槍斃。事傳於外，各軍官益形憤慨，大有一蹴即發之勢，惟以唐生智高壓在上，不敢發難，許克祥之一團，時方駐防長沙，其他周榮光團及魏晏陶三團，則僅留一二連人守衛其長沙之團部耳。是以此次事變，非許克祥發難不爲功。不僅此也，蓋周魏晏陶各團長，皆爲唐生智之舊部，且各胸有城府，而許克祥則以方自湘西來歸，許爲人又粗率，不暇計及其他。是以湘人念及許克祥，幾如萬家之生佛，設或彼時之許克祥，亦如周魏晏陶之觀望不前，則湖南之共禍，或尙什伯仟倍於今日。

▲小吳門之戰 當二十一日之夜，許克祥配置其全團兵力，從事於搜剿長沙市

內之工會糾察隊農會自衛軍，徹宵達旦，便告肅清。惟以共黨首要多半潛逃，其毗近長沙之瀏陽平江兩縣，向爲共黨根據地，共黨首要逃至瀏陽平江，不數日，竟號召數千之衆，於二十八日向長沙撲攻，合計沿路誘脅及殘餘之糾察隊自衛隊，不下兩三萬人，幸許克祥早有佈置，於小吳門外，大戰一場，結果此數萬烏合之衆，便如鳥獸散去，而長沙得以保全矣。

▲五大員查辦 時武漢中央尙未分共，其由長沙逃出之共黨首要，如謝覺齋易禮容戴述人輩，又多與唐生智有深厚之關係，乃多向武漢奔逃，至武漢後，且公然向武漢中央請願。時武漢中央，名爲汪精衛譚延闓主政，實際則全由鮑羅廷操縱，當接受謝等之請願，由武漢中央派鮑羅廷陳公博鄧介山（卽鄧介松）鄧演達周鯨山五大員赴湘查辦。事爲長沙籍名，因避湘人之忌，特改介山爲介松。鄧演達周鯨山五大員赴湘查辦。事爲長沙人民所知，以所謂五大員者，皆屬共黨首要，且曾有助長湘共黨之罪惡者，當電請駐防岳州之周維寅師長，於車過岳州時，將此所謂五大員全行殺戮，以平湘人公憤。

云。不料事機不密，爲此所謂五大員所聞，車次岳州逗留一日，卽悄然轉歸武漢。

▲唐生智調解 所謂查辦湘案五大員，既不敢去長沙，乃由唐生智躬親返湘，但已無查辦之名，而以調解名矣。蓋以全湘軍民，皆以馬日之事，實全湘軍民之公忿，如欲查辦，則全湘軍民將起而與政府爲難矣。唐生智於六月二十二日至長沙，其坐轎之後，隨從短衣者五六十衆，高呼打倒許克祥，打倒三十五軍。長沙人民聞之，羣相驚告，以爲馬日以前之慘禍，將再更甚於異日。當由商會中人向唐泣陳，益以何鍵劉興等亦頻以電至，唐乃變態度，命公安局殺四人於市曹，罪狀則爲「暴徒亂喊口號」云。至許克祥之處分，則由唐以總指揮名義，以擅自行動罪，記大過一次，此有功於湖南人民之馬日事變，遂告一段落矣。

廣州暴動日擊記

翠芬

▲恐怖的一週間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共產黨暴動，是近世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在當時固驚天動地，至今憶及猶爲心驚膽戰！那時我不幸正在廣州 目擊此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共黨猖獗時，固充滿恐怖；共黨去後，李福林軍之殘殺，亦備極慘酷。此一星期內，全廣州充滿了殺氣，其恐怖狀態，爲生平所僅見。現將見聞所及，錄之如下。

▲半夜間的殺聲 我在廣州的寓所，是在華寧里，華寧里的兩頭，一頭是國民政府（當時是政治分會），一頭是省政府和財政廳，前面是第一公園，公安局亦近在咫尺，可說是廣州的中心地段。十一日白天，廣州市還平靜如常，並沒有有一點不穩的風聲，那天我們也如平常一樣的安全睡覺，想不到奇禍之來，迫在眉睫。那天深夜十二時後，睡夢中忽聞槍聲甚密，繼聞喊殺之聲。本來政治變動在廣州原是常有的事，在不久以前，還有一二七的護黨軍驅黃（紹雄）政變，而這幾天，正風傳李濟琛將回省討張（發奎），所以當時我們還以爲李濟琛軍隊與張發奎發生

戰事，毫不以為意，但其後在喊殺聲中，忽聞有國際歌聲，起來起來之聲，洋洋溢耳，始猛憶及共黨起事矣。未幾，共產黨萬歲之聲四起，乃更證實係共黨發難。至此始深為憂慮，益深知大好河山，從此多事矣。

▲晨曦中之紅旗 從我的寓樓的窗中，可以望見政治分會門首那面大旗。在平時，這面迎風招展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是我時常憑窗欣賞而引起許多幻想的。十二日的早上，我一早就起來開窗遙眺，那時槍聲還是若斷若續的起於四週，但戰事顯然是已經經過了嚴重時期了，所以這些殘餘的槍聲中，似乎還帶着和平的福音。當我開窗後第一接觸於我的眼簾使我驚詫不置的，就是政治分會前的那面大旗，已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而是大紅的鐮刀斧頭的共產黨旗了。雖然只是易了一面旗，但情形顯然是不同了，這面大紅旗帶來了恐怖的威嚇，使空氣緊張到萬分。

▲街頭景象一斑 無疑地，共產黨已經將我週圍的一切重要機關佔據了，但此

中真相如何，不能知道。爲要明白這幕慘劇的內容，我和我同住的朋友冒了絕大的危險，走到街頭去視察，從四衢路走到財政廳前，兩旁店舖都關了門，但街道的空氣並不因此冷靜，反而更加緊張，政治上的變故，在廣東人心目中是很平凡的一件事，加以廣東人那種冒險的天性，所以雖以共產黨之殘暴，而廣州人士似乎還是不介其意，店舖雖然都關了門，而兩旁行人道上還是擠滿了看熱鬧的民衆。廣州市內的公共汽車當然是停駛了，但加拿太（公共汽車）還是很忙迫地在街頭奔馳，不過這已不是普通營業搭客的汽車，而是滿頸繫紅帶的共產黨工人。他們棄了加拿大在街道奔馳，不僅是表現了他們的得意，而且還帶着宣傳的任務。他們一面引吭高歌着國際歌，一面取一些紅綠色的傳單拋下來，像天女散花般在空中飛舞。這些傳單無非是寫着共產黨如何勝利，國民黨如何打倒的話頭。馬路的兩旁，凡有空隙的牆壁上或電桿木上，都寫滿了口號或貼滿了標語，這些標語口號無非是寫些『慶祝暴動勝利』『共產黨萬歲』『擁護蘇維埃』這一類司空見慣的字樣，至於『實行土地

革命』『打倒國民黨』的標語，似乎比較少得多了。

△蘇維埃的露佈 當我們正在街頭觀望之際，忽然一張傳單飛到我們面前來，

拾來一看，原來是『廣州蘇維埃政府露佈』，寥寥數百字，上面寫着『……廣州革命的兵士與工人聯合起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行暴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一隊隊的赤衛軍，將國民黨政府各重要機關各政治分會，省政府，公安局，財政廳，第四軍部，省黨部，全部佔領，廣州已完全在革命的工人農民兵士控制之下，已正式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組織工農紅軍。……』

△赤色的大本營 當時各機關前的衛兵已都易為工人編成的赤衛軍。我們又由財政廳走到了公安局門首。共產黨發動時，最初就集中了精力攻取公安局，因為公安局有一千五百個保安大隊，是當時廣州市最主要守衛部隊，所以共產黨以全力奪取了公安局，圍繳了保安大隊的槍械，同時將拘留在公安局內的囚犯都釋放了。他們在佔據公安局以後。立刻將公安局的招牌取下了，改掛上了『廣州蘇維埃政府』

與『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的招牌，因為他們已將公安局作大本營了。我們到公安局的時候，看見了這兩塊大紅布寫的大招牌，不覺有點駭然。公安局前站滿了頸繫紅布的武裝工人，還停了幾輛半新舊的汽車。進進出出的人很多，不待說，這些都是共產黨了，所以他們的面上都有一種喜悅的表情，表示他們的勝利。

△臨刑時的學生

殘酷的殺害是與暴動同時開始的，凡平日被共黨視為反動的人物，至此都有被殘殺的危險。我們所走過的街頭，已經看見了不少這種犧牲的遺骸。世上最難看的東西是屍首，尤其是被槍砲傷害的屍首。士敏土的馬路到處凝結着血塊，這些血已經由鮮紅的變成了赭色的乃至黑色的了。這些，都足使我見了寒心；但尤其難堪的，是眼看殺人。公安局的對面，原是保安大隊的駐紮所，現在暫時被共產黨用來作為拘押囚犯的地方。當我們站在公安局前作壁上觀的時候，一夥武裝工人從對面臨時拘留所內拉出了四個學生裝束的青年，往公安局這方面走來。起初，這四個青年還很倔強的不從工人的指揮，但當工人把他們拖到公安局前，綁

在大柱上的時候，他們的面色立刻由蒼白的變成赭醬的了，因為他們自己已經知道死期之將至。在盒子砲聲響後，這四位青年就完結了他的一生了。

▲下半天的空氣 到了下午，空氣比上午緊張得多了，無理性的亂殺在各處繼續進行着，據說單是在第一公園前，被殘害的已經將近千人了。公園大門內的噴水池中，碧綠的清水已經變成了紅色。在街頭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樣自由了，武裝工人像獵犬般的到處搜索殺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會丟去了腦袋。

▲猛攻四軍軍部 那時共黨方集中力量，圍攻南堤四軍軍部，因為露佈中說四軍軍部已經攻下，其實四軍軍部還在黃琪翔手中，共黨調了主力去進攻，仍未得手。這對於共產黨的存在是一個極大的威脅。而且那時文德東路的十二師師部，也未攻下，共產黨雖已佔領市內大部分機關，而其存在尚不可靠也。

▲火燒中央銀行 四軍軍部雖未攻下，但四軍軍部隣近之中央銀行，則於是日下午一時，即被共黨佔領，共黨佔領了中央銀行後，除將行內現金收沒一空外，即

將銀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時燒起，至深夜尚在延燒中。火光燭天，全城通火。時西壕口尚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共黨雖極力進攻，仍不能勝利，不得已，乃縱火焚西關一帶民房，於是到處火起，雖在黑夜，竟明如白晝矣。

▲機器工人反攻 廣東工人運動，向分兩派，一為共產派，一為反共產派；反共產派以機器工會為領袖。當共黨發難以後，機器工人即準備武裝，向共黨反攻，十三日上午，曾一度攻至公安局附近，但旋被擊退。

▲薛師進攻勝利 共黨發難時，政府軍隊，大部調在西江防禦桂軍東下，發難後，張發奎即電飭各部隊回省靖難。薛岳師一部，首先於十三日下午到達省城市郊一帶，與共產軍開始劇戰，勝之，佔領觀音山脚，同時李福林軍又自河南進攻，在西關登陸，共產軍至此，乃四面受敵矣。

▲紅軍霄遁海豐 十三日下午，劇戰甚烈，共黨不支，乃於夜間，悄然退出廣州，遁往海陸豐。當退出廣州時，國軍往追，在龍眼洞經一度激戰，仍被逃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現 代 史 料

第 二 集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三 月 初 版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壹 元

編 輯 者 海 天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海 天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新 光 書 局

上 海 派 克 路 八 二 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



1513499



6
2

籍